

春秋左氏傳評林

林註
僖文
四

僖公 二十七年
文公 元年

仁德
2207
4



信
2207
4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傳經二十七年
傳說彙纂把稱子
時主黜之也左氏
似謂孔子黜之非
也春秋有褒貶而
無黜陟
張滄杞子來朝而
師師入杞以怨報
德此所謂欲加之
罪何患無辭也
家鉉翁入楚子而
爵諸侯不與楚子
以主諸夏之盟亦
以正諸侯從夷之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十五

魯僖公七年

梅谿 林堯叟唐翁

經二十有七年戊子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

侯昭卒昭公卒弟昭公潘立○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無傳○乙

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弗地日入○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

許男圍宋楚序諸侯上而稱也○十有二月甲戌公會

諸侯盟于宋無傳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獨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

傳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來朝于魯用夷禮杞先代之

罪

傳二十七年

王陽阻杞最小國

其所捧玉帛不能

以俟伯禮見而以

子禮見魯以是為

不共而責之非責

其用夷禮也噫以

儀文故而與問罪

之師杞寧能心服

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故曰子

公卑杞杞用夷禮杞不共也以杞為不共於

齊孝公卒有齊怨前年齊再伐魯故有怨不廢喪紀弔贈之數

禮也得交鄰○秋入杞入杞遂責無禮也討其來

楚子將圍宋楚成將以師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睢楚邑子

令尹故云使治終朝而畢自且至食不戮一人子文

重於子玉子玉復治兵於蔿蔿楚邑子玉為令尹故

及終日而畢終日自且至暮而畢事鞭七人七人貫三人耳以

子文飲之酒子文飲賀客以酒○飲去聲去聲薦賈尚幼薦賈即伯贏

穆文與薦賈數語

遂為子玉死案鞭

入質耳絕見剛而也其時年後至後至不賀獨不致子文問之問為

不能過三百乘也尚幼少對曰為賈不知所賀言不知所以子之傳政於

經世鈔薦賈以子賀子玉言子文使子玉為政曰以靖國也述子文二十三

耳為無禮也必敗非以鞭人貫靖諸內一時雖獲而敗諸外而異日驕功生事所獲

出而不見其人意孔疏不能入前敵亦非

幾何言所得不子王之敗子玉若敗子之舉也由子

自代舉以敗國舉子玉而將何賀焉將何賀子玉剛

而無禮子玉之短在於時不可以治民不可使之過

三百乘若將兵車過三百乘一萬二其不能以入矣言

玉力小任重將不能苟入而賀苟入而賀何後

之有未為後時而失禮○冬楚子及諸侯圍宋五

經世鈔城濮之戰最是先軫孤偃二人得力左氏特于群帥中先舉出二人本謀于此同上急三下手不肯放過古人立功名者類如此張天如齊桓既沒楚遂憑陵中國宋襄思圖之又至敗衄故晉文特起救宋之志欲制強楚曹衛皆華附夷即侵伐之然文之志實欲救宋服楚不在侵曹伐衛

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公孫固即二十一年大司馬固莊公孫告急于晉先

軫曰先軫晉下報施報宋贈馬之施去聲救患救宋被圍之患取威

於諸侯定霸定霸業於晉國於是乎在矣四事皆在救宋之一舉矣狐偃

曰即子楚始得曹曹共公始服楚而新昏於衛楚成王新昏衛國之女

若伐曹衛曹若加伐楚必救之楚愛曹衛必往救之則齊宋免矣

其勢必撤圍戍以救曹衛故曰齊宋免矣於是乎

蒐于被廬蒐治兵也作三軍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始復大國三軍之禮

謀元帥當中軍大帥之任趙衰曰趙衰建議郤穀可舉郤穀可

又作穀同胡木反臣亟聞其言矣言臣數聞郤穀之言說禮樂而敦詩書其所喜說者禮樂之事其所崇敦者詩書之文說音悅詩書

正美哀仇晉其他謀策未離春秋人物若薦郤穀毋論晉鮑遠可與岳牧同風

詩備美刺善惡義之府也此義理之府也禮樂禮以導中樂以導和

德之則也此德行之法則也德義德行義理利之本也利國利民之本也

夏書曰尚書虞賦納以言賦猶取也言舜之舉賢始則取納以言觀其志也

明試以功繼則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有言有功然後錫之車服以用之也

君其試之言臣既聞其言乃使郤穀將中軍使狐偃將上

帥將去聲郤溱佐之為中軍佐使狐偃將上

軍即子犯為讓於狐毛狐偃以上軍帥而佐之為上

佐命趙衰為卿將下讓於欒枝先軫趙衰以下軍帥

使欒枝將下軍為下先軫佐之為下荀林父御戎為

公御魏犇為右為文公戎右晉侯始入晉文公二十一年始入國

穆文惠人知為將之道在武而不知所貴在文文武並用乃得行帥之要故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文子之論得之矣

黃建趙衰竟未為卿當時君臣不私從心之勞如此後世行賞先藩邸之

臣母怪示入以不廣也
按晉侯以下至未生其共數句挿入論文公行事
經世鈔以下三於聽

汪道昆易即貿易不飭價以求多而明定其貴賤也
金履祥稱舍於墓一請分曹界宋一請私許復曹衛一請執宛春又一請退徧曳柴又一請

晉文公諱而不正于此一役悉見之
在軍則殺顛頓祁
驪師入則殺舟之
僑此軍法所以伸
戰所以勝國人所
以畏文公伯業於
是乎備見矣
經世鈔欲用之將
用之可矣乎寫得
晉文段一欲動之
情如見却被子犯
遏抑而文公能堅
忍處亦如見
同上此蓋與曹劌
之告莊公申包胥
之告句踐同着
兵之理思過半矣
若徒以詐謀勇力
為戰戰勝未有能

而教其民教訓其民生二年欲用之之教民一年欲用之以圖霸業

子犯曰民未知義狐偃言民未知義未安其居無義則苟生用

於是乎出定襄王二十五年定襄王以示事君之義入務利

民懷生矣民皆懷土安居將用之又

子犯曰民未知信狐偃又言民未知信未宣其用

於是乎伐原伐原在十五年以示之信持三

民易資者民以貨物易資財者不求豐焉不詐以明

徵其辭明定其辭不二公曰文公可矣乎言民可乎

犯曰民未知禮言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未生其恭敬

於是乎大蒐今年春蒐于被廬以示之禮示之以明貴賤

作執秩執秩主爵以正其官以正羣臣民聽不惑民

而後用之然後用民以圖霸出穀

釋宋圍明年楚子使一戰而霸與楚

文之教也由晉侯以文德教民故也

經二十有八年晉侯伐衛晉侯伐衛晉文公始圖霸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公子

楚人救衛三月

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界與也界宋怒楚使戰也夏四月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

績城濮楚殺其大夫得臣衛侯出奔楚五月

久未有不內傷其國者也
王元美所謂文之教蓋得自郤穀詩書禮樂之敦且悅為多

信經二十八年
增補合注此再書晉侯或者經文自是兩章各舉其事

不相連屬傳寫多誤作一章書之爾先儒以為譏復怨者非也

家鉉公殺無罪之大夫春秋所深惡故不書殺而書刺蓋知其無罪而殺之幽閭之中與周禮三刺之義不同

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踐土鄭地王子虎臨盟不同歛故不書於是衛成出奔叔武攝位以受盟稱子從未成君之禮也
○陳侯如會
○公朝于王所無傳書朝王始此此先朝王而後盟是

以天子與斯盟也書盟而後朝春秋不以天子與斯盟之辭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元咺出奔晉元咺衛大夫
○陳侯款卒無傳穆公卒
○秋杞伯姬來無傳莊公女
○公子遂如齊無傳聘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

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晉侯召王以諸侯見
是先狩而後會也春秋先書會後書狩者書狩而後會是以天子與斯會也先書會後書狩春秋不以天子與斯會之辭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無傳
○晉人執

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諸侯遂圍許會溫諸侯也許再會不至故因會共伐之
○曹伯襄復歸于曹侯孺之言而復曹伯故從國逆例
遂會諸侯圍許言遂得復而行不歸國也

張洽自晉人侵曹至此春秋著文公致楚與戰之由胡氏節三為之論非也

姜寶直書城濮戰勝以至踐土會朝河陽會朝皆紀晉文攘夷尊王盛事與齊桓伐楚召陵首止葵丘會盟同陳丘襄王聞晉勝自往勞之非晉致之也故為王諱而不書

不書
吳徵諸侯朝於踐土之宜春秋魯史故但書公朝非魯一國獨朝而諸侯不朝也

臣有賢通
晉侯盟于斂孟斂孟衛地齊侯以穀戎之追故從晉求接斂音廉
晉人弗許禮又不假道故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晉文公將用狐偃之言伐曹
假道于衛曹在衛東故
衛人弗許弗許借道伐曹
還晉侯還師
自南河濟

五鹿五鹿衛地
○二月晉卻縠卒晉中軍帥
原軫將中軍原軾即先軫
上德也以先軾晉

晉侯盟于斂孟斂孟衛地齊侯以穀戎之追故從晉求接斂音廉
晉人弗許禮又不假道故

衛侯請盟衛成公請盟于晉
晉人弗許禮又不假道故

附見叔武之位以晉侯之意定之非王命之
高閼叔武雖不能避然亦請復衛侯衛侯不之信先期而入因殺之故春秋不書叔武之事是專責衛侯也季本伯姬莊二十五年歸杞至是三十一年亦老矣三匍匐來魯豈得已哉國小為魯所陵也
增補合在河陽即温今河南孟縣有河陽城以其在河之北故云河陽以大天子也

不許衛侯欲與楚衛成公欲與楚為好國人不欲衛國之人不欲從楚故

出其君衛人以其君欲從楚故逐出其君以說于晉以自解說于晉

字及衛侯出居于襄牛襄牛衛地以避晉也公子買戍衛公子買戍衛

衛衛楚之昏姻魯魯見晉強楚弱故懼晉討殺子叢以說焉而殺之

公懼於晉魯見晉強楚弱故懼晉討殺子叢以說焉而殺之

以自解謂楚人既殺子叢而告楚人曰不卒戍也節詞以誑楚

說於晉謂楚人既殺子叢而告楚人曰不卒戍也節詞以誑楚

戊事而歸故殺之晉侯圍曹復舍衛而圍曹門焉

子叢即公子買晉侯圍曹復舍衛而圍曹門焉

攻曹多死晉師多死曹人尸諸城上磔晉死人於城上晉侯患之

晉文公患其聽輿人之謀聽輿人之謀謀順衆心也曰稱舍於墓

曹人之墓為若將發塚者舍於曹墓曹人兇

懼兇懼恐懼聲為其所得者為其所得晉棺而出

棺斂其尸而後出之於外欲加之欲加之因其兇也晉師因曹

而攻之攻曹三月丙午入曹晉侯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僇

負羈數曹之罪以僇負羈之而乘軒者三百人也大

夫車也言其無德且日獻狀且令自獻且令自獻令無人僇負

羈之宮令晉師無得入而免其族而免僇負報施也

報盤報盤發寘壁之魏驪顛頡怒夫見其事而怒夫見其事而怒曰勞之

不圖言從亡之勞苦尚不圖謀報於何有何有於報

藝僖負羈氏違命而燒僖負羈氏魏驪傷於晉魏驪

公欲殺之文公欲討其而愛其材而愛其材使問使人

秋所取也故書諸

王亦容有之此春

與徵虺土是天王自來故沒而不書存君體也會温則晉實召王故書天王自狩存禮也姜寶當時晉以許不會踐土欲討許衛侯為元咍所訟欲討衛又以温為王所賜地會諸侯於此以謀討貳而即欲王至其地一藉寵靈焉自煥強大不敢入京師之意晉容有之自以地小力薄不足以待諸侯因晉侯之請有出而就之意王亦容有之此春秋所取也故書諸

侯會溫天王狩于魏且視之病且視其傷將殺之將待其復魏擊東宮

諸侯自相為會王適以狩而至而諸侯因相與朝王云爾如此則王與諸侯而無嫌而皆可取之辭也

增補合注壬申不書月上文冬字之下有關文

傳二十八年王百穀據當時觀其職舟之僑故魏臣問與與魏晉文於曹二年奔晉為先歸張本

衛雖有怨然所以門尹般宋大夫楚人猶未公曰宋人告急

破楚之黨與以屈急於楚而成伯耳即如晉齊桓之伐楚而侵蔡也登專為蔡姬嘗為宋請傳不備載

於顛頡而殺之立舟之僑以為戎右代魏擊為車右殺顛頡以徇于師

乃舍之文公以其有禮乃赦不殺顛頡以徇于師

舍之則絕若舍之不救則宋與晉絕告楚不許齊秦未

我欲戰矣我欲與楚師戰齊秦未

若之何何以得齊秦同心先軫曰時先軫為

中軍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設計使宋捨晉而藉之告

楚假借齊秦我執曹君我則執曹君之君而分曹衛之田

以賜宋人以曹君與二國之田楚愛曹衛

必不許也必不從齊秦二國請宋之命喜賂

怒頑怒楚之頑不可謂之頑能無戰乎必自欲與楚戰也公說

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盡如先軫之計楚子

入居于申申楚邑在方城內故曰申使申叔去穀

使子玉去宋二十七七年楚圍宋曰無從晉師

晉侯在外晉侯逃在外十九年矣晉文公生十七歲以

揚慎殺子叢以說殺一將而兩飭於晉楚之間殆非為君之體

不有寧也

蕩舟之憾哉故知二國未肯助我與楚戰

胡氏譏復怨之說未盡

經世鈔曹曰侵者由南河間道出其不意也衛曰伐者以不假道正名而伐之也

同上取五鹿與塊之言

補注衛侯出居于襄牛諸侯出不踰境史不書亦未必告

謀說

入居于申

使子玉去宋

晉侯在外

十九年矣

經世鈔晉侯圍曹
曹再無禮
 張大豈但稱舍墓
 而師不遷曹人亦
 未必懼此制變之
 權也
 經世鈔此等謀亦
 常有敵人假為此
 說以動衆怒而反
 勝我者大約我不
 可制敵則稱舍墓
 而兇懼要須因時
 謀之
 孔尚典人情於將
 然之禍則懼而思
 救於已然之禍則
 怒而思報文公懼
 曹妙在師遷而不
 發塚使文公處發
 戰也○勞扶云扶粉二反

傳五年奔狄至二十四
 年歸晉凡在外十九年
 至今今年險阻艱難
 人情之險阻
 時事之艱難
 備嘗之矣
 艱險備嘗
 則志慮堅

民之情偽
與民之真情偽
 盡知之矣
情偽盡知
 天假之年
則見識明

獻公之子九人惟文公
 在是天假借之以年壽
 而除其害
除惠懷呂
 天之所
 置
天意所置立
 其可廢乎
豈人力可得
 軍志曰
舉兵

允當則歸
引此蓋謂齊秦既為宋請則放
 又曰知難
引此

而退
引此蓋謂晉師武臣力
 又曰有德不可敵
引此

晉侯備嘗艱險盡知情偽
 此三志者
總上三志
 晉之
伯禁子越椒也

謂矣
謂今與晉遇
 子王使伯禁請戰
伯禁子越椒也

戰于楚成王求益師與晉
 戰也○勞扶云扶粉二反

其塚則愈以固曹
 人之守耳其能固
 而攻之哉
 增補合注曹奔賢
 濫爵故令乘軒者
 各獻其在位之功
 狀詩所謂三百赤
 芘是也
 經世鈔曹國甚小
 而乘軒至三百人
 無道可知不必說
 到無德居位矣
 同上曰免其族則
 曹城皆不免鹵掠
 矣此子產入陳所
 以有三代氣象
 灌參如病則將殺
 之林注非也
 邵寶距躍直跳曲
 踊橫跳百猶降陌

願以間執讒慝之口
間執猶塞也讒慝若為賈

不能以入塞之使不
 得行也○間去聲
 王怒
楚成王怒其不肯
 少與之

師以益之
 唯西廣
楚有左右廣此言西廣蓋
 東宮
楚

子有官甲
 與若敖之六卒
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若

故曰東宮
 實從之
蓋楚子在申遣此兵以

子玉宗人之兵六百
 實從之
就前圍宋之衆從子玉

而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
宛春楚大夫
 曰請復衛侯
衛成

出竟故言
 而封曹
曹伯見執在宋已
 臣亦釋宋之圍

蓋子玉要晉先復曹衛
 然後已亦解宋圍而去
 子犯曰子玉無禮哉
狐偃聞

言以子玉不遜
 君取
君謂晉侯也取一謂
 臣取

無君臣之禮
 君取
以釋宋圍惠晉侯
 臣取

臣謂子玉也取一謂
 不可失矣
言可伐其罪勿
 先軫

陌蓋躍踴之度太約有此

經世鈔乃舍之是益愛其勇注謂以其有禮非

王元美不殺顛頡則武人跋扈者莫懲而軍令亦玩傷不肅

評楚曹衛乃楚之所愛者而二君見執二國之田見奪則楚怒甚矣

附見宋人承晉所與曹衛之田故楚人怒之不許齊秦之為宋請於是齊秦亦怒楚頑而能無戰乎

張天如晉之用師

圖之字

曰子與之先軫以子犯之言為定人之謂禮言安定

禮之有楚一言而定三國曹釋宋是安三國我則無禮我則無禮

而亡之晉不許楚則晉亡曹衛我則無禮可以安定

何以戰乎何以為戰不許楚言不許楚復是棄宋

也是棄宋不欲救而棄之救宋而謂諸侯何

楚有三施楚有復衛封曹釋宋我有二怨我有亡

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將何以

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此乃先軫畫策謂不

執宛春以怒楚執子玉之使既戰而後

圖之須勝負決公說文公喜先軫之乃拘宛春於衛

於曹衛也實欲致楚與戰故先以假道啟衛禦衛既不許則又還師自南河濟略侵曹境又移師伐衛責其不

微道之罪衛服罪請盟而猶不許以致其君出避魯成

避還則楚不得不救衛矣楚既救衛又恐其人衆先歸

又入曹執其君以辱受圍之宋多方以激楚怒楚不得不戰

于元美楚子三引軍志可謂明於料敵矣楚子曷不亟召子玉以反而乃

以激楚怒楚不得不戰

以激楚怒楚不得不戰

以激楚怒且私許復曹衛以離曹衛告絕于楚許復之命

故使人告子玉怒子玉見宛春被執從晉師從晉師

絕于楚曹衛告絕故怒從晉師求戰也

晉師退避楚軍吏曰晉之軍以君辟臣子玉故言以

君辟臣辟辱也且楚師老矣且楚師連年

極何故退何故退子犯曰狐偃謂師直為壯

理直為曲為老理曲為豈在久乎豈以久出微楚之

惠言文公過楚時若不及此不得歸退三舍退三舍

所以報也初楚子云若及國何以報我皆惠食

言背楚之惠而自食其避以亢其讎以當楚人之讎

我曲楚直我理直其象素飽其象直氣不可謂老不可

少與之師，竊令以若之料，即悉師以出，猶懼不免，而顧以少擊衆，是自敗其師也。子玉何以誅焉。

經世鈔子玉越椒剛而無禮，以信誘者之言，豈但不能間執而已。古今剛愎人見識舉動每二如此。

同上。上公說是君能從臣，此王怒是臣不從君，成敗之機決矣。

宋熹文公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故夫子稱諂而不正。

謂楚久我退而楚還，使我退舍，我將何求。我將復何求於楚。

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

矣。直在晉而退三舍，退九十里。楚衆欲止，欲止不戰。子玉不可，肯退師。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

天秦小子愁次于城濮。城濮，衛地，國歸父崔大齊大

信爲，楚師背鄆而舍。鄆，止陵險阻名也。蓋楚從晉師

退臣，晉侯患之。畏楚負險，聽輿人之誦。聽，衆人之

犯也。意曰：原田每每，言文公可以謀立新功。公疑焉。衆謂已

舊而新是謀，不足念舊惠。舍音捨。公疑焉。衆謂已

向曰：原田每每，言文公可以謀立新功。公疑焉。衆謂已

謀新。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

張平卷軫言定人諸侯，而成霸業。若其不捷，就使戰而內山河，必無

知私許復曹衛與孰死春也者禮之能爲善言而以詐

送之，曾不如子惠。何樂貞子曰：貞子，即漢陽諸姬。諸侯在漢水之北

者，楚實盡之。滅之，思小惠而忘大取。晉侯夢與楚子搏，搏

滅諸姬，不如戰也。戰而大取，晉侯夢與楚子搏，搏

相搏也。楚子伏己，夢搏時楚子而盥其腦，盥也。而以

音古。是以懼。懼其夢已狂。子犯曰：吉。夢也。我

得天。以晉侯向。楚伏其罪。楚子玉向地。吾且柔之矣。

腦所以柔物，故言吾且柔之。子玉使闞勃請戰。闞

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子玉輕用民命，君馮軾

戰于晉師。曰：請與君之士戲。以戰爲戲，可見君馮軾

手觀後敗殺死狄

益見此公說子玉

怒與上說字怒字

又一關照

黃建拘於衛以信

衛之叛楚

王荆石前子玉曰

願以聞執讒慝之

且至是而怒則其

戰決矣蓋剛而無

禮之人不能詳審

如此

經世鈔楚子之去

晉師之退有王伯

之分矣

汪道昆以充其難

貫玉注充蔽也饒

宋也楚之饒也而

晉蔽之則曲矣

經世鈔此語似平

而觀之請晉君馮依車前橫木得臣與寓目焉得臣

各謂得臣亦得以晉侯使欒枝對對楚曰寡君聞命

矣言晉君聞楚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是以在此是以未敢決為大夫退大夫謂子玉言

其敢當君乎謙言其何敢既不獲命矣既不

敢煩大夫此大夫謂闞勃謂二三子今告子玉

戒爾車乘戒飭楚師敬爾君事敬謹楚君詰朝

將見詰朝平且也言平且將以晉車七百乘每乘甲

步卒七十人共五萬鞶鞶鞶鞶在背曰鞶在腹曰鞶

用也其可用以遂伐其木遂伐有莘以益其兵以增

曰少長有禮大有禮蓋言少者在其可

兵攻戰之具已巳晉師陳于莘北晉臣

以軍之佐當陳蔡晉臣佐下軍自子玉以若敖之

六卒將中軍子玉以其宗人之兵六百人為親兵自

曰今日必無晉矣子玉自誇其強言子西將左

即闞宜申子西子將右子西晉臣蒙馬以虎皮

馬見虎則伏晉臣以虎皮蒙先犯陳蔡先犯陳

奔陳蔡懼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故子狐毛設

而奔走

然非本心之談以其謀在必戰也

彭士望善戰者能移曲於敵

志如杯酒化血梟
鳴牙旗古人解禍
為福者皆志定於
內也

張半菴晉侯疑與
人之誦懼伏已之
夢其戰志尚在猶
豫決之者子犯與
貞子也

穆文熙子犯解夢
亦甚牽合無非作
其猛氣使之戰
而已凡夢但如此
解自吉迷入不至
喪氣矣

增補合注據考工
記注云腦得和煦
之氣故柔

鍾伯敬觀子玉之
詞驕甚安得不敗

一旆而退之

狐毛將上軍設二大旗而退使若大將稍却

欒枝使輿曳柴

而偽遁

欒枝將下軍使眾曳柴楊塵詐為眾走

楚師馳之

楚師見二旆先退曳柴塵

起以為晉師已走

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

原軫先退曳柴塵

軫為中軍帥卻溱為中軍佐故以中軍

公族橫擊楚師公族公所率之軍也

狐毛狐偃以

上軍夾攻子西

攻楚左師狐偃上軍佐

楚左師潰

師敗績

楚左右師皆敗績

子玉收其卒而止

子玉見左右師皆敗故收兵而

止故不敗

三軍惟中軍完是不大敗

晉師三日館穀

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

及癸酉而還

至癸酉日

甲午至于衡雍

衡雍鄭地晉師至于衡雍

去聲作王宮于踐土

襄王聞晉戰勝自住勞之

鄉役

之三月

鄉猶屬也城濮役之前三月

鄭伯如楚致其師

楚師既敗而懼

及城濮既敗楚而懼得罪於晉

使子人

九行成于晉

子人氏九名行成求服也

晉欒枝入盟鄭伯

晉許鄭成故使

下卿入

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

晉鄭為盟

獻楚俘于王

獻城濮所獲楚之俘囚

駟介百乘

駟四馬也介被甲也蓋馳馬之

徒兵千

步卒千人

鄭伯傅王

鄭文公傅相周襄王

己酉王享醴

襄王為晉侯設享燕之禮置醴酒

命晉

侯宥

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

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

父策命晉侯為侯伯

周禮九命作伯襄王嘉晉之功使三官以策書命晉侯為伯以

寵晉也尹氏王子虎皆

賜之大輅之服

賜文公以太輅金輅也祭

祀所乘其服鷩冕

戎輅之服

戎輅戎車也兵車形弓

如設階置斂以誘

經世鈔晉之謀楚

如設階置斂以誘

楚子既命無從晉
師而子玉不勝私
憤固欲與戰剛愎
寡謀此固孤偃先
軫之所以策其必
勝也
彭士望敬爾君事
敬字正對戲字
按詰朝二字見此
章及襄十四年高
士奇天錄識餘曰
詰朝相見謂明早
也
說文長箋詰朝本
作詰朝詰古哲字
哲明也借義也後
因詰詰形相同故
誤為詰也
經世鈔晉之謀楚
如設階置斂以誘

猛虎死在須臾而豎尾大吶張威以攝獸悍然自入死所而不知也孫鏘變晉同在下軍楚右既潰變復何為偽遁聞子將退與偽遁所以誘之橫擊夾攻所謂出奇晉將之深於兵如此安不勝楚乎經世鈔此子玉不殺文公所以憂也孫明復昔者齊威既沒楚人復張猖狂不道欲宗諸侯與宋並爭會于戰泓以害宋者數矣今又圍之踰年天

一赤色彤矢百弓一則 茲弓矢千矢千則弓十可知 賜弓矢然後專 桓魯一白桓魯名 敬服王命敬謹 虎賁三百人周禮虎賁氏以虎士三百人先後王而趨侯伯始受此賜 王謂叔父晉與周同姓故稱曰叔父 糾逃王慝有惡於王者糾而遠 以綏四國以撫綏四方 從命然後從天 曰重耳敢再拜誓首文公稱名重耳敢再拜誓首誓首首至地也 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言奉揚天子之大顯美命 受策以出受所賜策書而出 出入三觀出入猶去來也自觀來至去凡三見王 衛侯聞楚師敗衛成公聞楚師敗于城濮 使元咺奉叔武懼衛侯恐懼 出奔楚自襄牛出奔楚 遂適陳遂往陳國 使元咺奉叔武

下諸侯莫有能與抗者晉文奮起春征曹衛夏服強楚討逆誅亂以絕威烈自是楚人屏迹不犯中國者十五聲年此攘夷狄救中國之功可謂不旋踵而建矣經世鈔鄉役之三月追叙法三元美晉文攘楚不朝京師獻楚俘以警衆乃坐使天子下臨主盟進位侯伯後世有天子以取九錫者且將藉口於是乎補注子人九必是鄭伯第語之後杜

以受盟元咺衛大夫叔武衛侯弟奉叔武使攝君事以受盟于踐土 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踐土王官之庭書 要言曰載書要約之言 要皆獎王室使諸侯同心 無相害也無得私相侵害 有渝此盟有敢渝變今 明神殛之則明神其誅殛之 俾隊其師使隕隊其師 無克祚國無能世祚其國家 及其玄孫曾孫 曰玄孫 無有老幼自玄孫而下無問老幼俱受變盟之禍 君子謂是盟也信君子謂踐土之盟合於信義 謂晉於是役也謂晉於城濮之役 能以德攻能以文德教民而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瓊美皮弁纓所以結於領下而垂者此蓋以瓊未之服也 飾弁而玉飾纓瓊求管及弁皮彥及 未之服也子玉之身先戰先城濮未曾服用 先戰先城濮 夢河神謂己子玉自夢有河之神謂己 曰

譜以九為雜人誤矣

經世鈔鄭懼服而盟故其傅王所以禮晉最重

魏禧按河陽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然則此舉在晉侯未

為大失特不可為訓耳效尤者將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事故聖人隱之

所以全晉而存大義也

彭士望按陳侯亦如會是時附楚者盡如晉一戰之威風聲如此光武昆

陽有此氣勢

孫鑣誓篇名見尚書盟在春秋最多亦可各錄為篇

鍾伯敬楚俗好鬼故有此說而左氏尤尚怪故特修言之以神其事

穆文感以子玉而與文公為城濮之戰其不敵明矣即使以冠弁昇之河神能遂取勝乎但其剛而無禮此其所以敗耳

王荆石楚王想有弄子玉之意故婚亦不以救命下

界余言以弁余賜女孟諸之麋孟諸宋藪澤水草之

之地利賜子玉○弗致也子玉弗致大心與子西使

榮黃諫故因榮黃以諫子玉使以弁纓禱于河神死而利國言死而可猶或

弗聽子玉不從榮季曰即榮黃况瓊玉乎况瓊弁玉是糞土也不

何愛焉何必愛此弗聽子玉終不肯從出告二子榮黃出而

實自敗也實自取禍敗既敗既敗于城濮王使謂之告子玉

曰大夫若入言子玉若入歸楚國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

臣將死言子玉已欲自殺二臣止之我二臣者實自止之曰君其將以

為戮言欲令子玉往就君戮及連穀而死連穀楚地子玉歸及

余毒也已言子玉既死莫有為我之毒害也已為呂臣實為令尹為呂

叔伯代子奉已而已不在民矣言其自守無大

或訴元咺於衛侯訴猶譖也而有緩急之異語

其子角從公角元咺子也時公使殺之

武為君矣從衛成公在外

孫鑄王詰語緩而信或者之誅

入守叔即叔武奉夷叔以入衛守國夷

盟於踐土故衛侯歸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

天禍衛國言上天降禍於衛國君臣不

協衛侯欲與楚國人以及此憂也君以致出今天誘其

衷今上天悔禍而誘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使其皆降下

不有居者若無居國誰守社稷誰與守衛國之社稷不有行

者若無從君誰扞牧圉誰與扞衛君之牧圉不協之

故恐居者行者不用昭乞盟于爾大神誓乞盟于爾

上下以誘天衷以誘掖中心之天理自今日以往往去既盟之

神祇

事之祖

經世鈔誘開誘也

天開誘衛人之中

心衛人今同心盟

神又以感動開誘

天之中心使不降

禍於衛舊注非

傳世鈔

不貳然後各安其所無有二心衛侯先期入

不信叔武故先期甯子先甯武子患公之欲速長

守門衛守門以為使也使衛子為成公與

之乘而入長與甯子共載公子欬大華仲前驅

聞君至忽聞成喜捉髮走出時沐頭故捉髮走出迎公前驅

傳世鈔

不貳

守門

之乘而入

聞君至

風逸也

夫凡君行必有前驅蓋一子為衛成前驅也舊注非穆文熙世事不有負入者哉叔武之殺叔武故公使殺之叔武之罪殺之武故公使殺之叔武之罪殺之侯驅入殺叔武故至晉愬之錄城濮之戰原先時事晉中軍風于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旃旄日旆通帛日旆亡失也時大旆左旃忽亡失不知所在為奸犯軍令○瞞司馬殺之瞞之罪而殺之以徇于莫干及奸音干諸侯使茅萑代之使茅萑代掌祁瞞師還歸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舟之僑為戎右攝右權代舟之僑也士會○秋七月丙申振旅入日隨武子士蔦之孫

射而殺之射叔武公知其無罪也成公知叔武之枕之股而哭之以叔武之尸枕於公股而哭之○枕去聲欵犬走出射手武故公使殺之成公使入以射殺叔武之罪殺之元咺出奔晉元咺以衛侯驅入殺叔武故至晉愬之錄城濮之戰原先時事晉中軍風于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旃旄日旆通帛日旆亡失也時大旆左旃忽亡失不知所在為奸犯軍令○瞞司馬殺之瞞之罪而殺之以徇于莫干及奸音干諸侯使茅萑代之使茅萑代掌祁瞞師還歸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舟之僑為戎右攝右權代舟之僑也士會○秋七月丙申振旅入日隨武子士蔦之孫

代君生

王陽明按文公從之推獨不及顛顛魏肇同罪而顛顛獨死其賞刑吾不能無議焉

射而殺之射叔武公知其無罪也成公知叔武之枕之股而哭之以叔武之尸枕於公股而哭之○枕去聲欵犬走出射手武故公使殺之成公使入以射殺叔武之罪殺之元咺出奔晉元咺以衛侯驅入殺叔武故至晉愬之錄城濮之戰原先時事晉中軍風于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旃旄日旆通帛日旆亡失也時大旆左旃忽亡失不知所在為奸犯軍令○瞞司馬殺之瞞之罪而殺之以徇于莫干及奸音干諸侯使茅萑代之使茅萑代掌祁瞞師還歸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舟之僑為戎右攝右權代舟之僑也士會○秋七月丙申振旅入日隨武子士蔦之孫

三傳平水

卷之六

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

命夫大夫

饗以盛

也

一片深可玩

經世鈔衛侯已殺

以不勝

同上按寧子不獨

恐君饑渴亦且以

防醜毒稠者曰饗

淖者曰糜

凌稚隆衛侯逞忿

殺窮鳥得無討執

而歸之京師是也

但因元咺訟而執

衛侯則非也

李笠翁晉文欲率

諸侯以朝王正也

懼其不能故諱以

行之召王以就焉

人獨見其召王之

非而不見其欲朝

之本心是以諱而

掩其正也

金聖嘆天王至踐

土春秋沒而不書

天王會溫而書狩

河陽此真聖人之

左傳詩林卷十五

之十六

躬生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

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傳曰王叔之

宰與伯輿之大夫坐獄於王庭各不

身親蓋今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

故不殺士榮治獄

刑鍼莊子主獄者斷足曰謂甯俞

忠而免之謂甯武子忠義素

衛侯之罪故執成

真諸深室別為囚室而甯子職納

公歸之于京師

橐饘焉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為已職橐衣

音元咺歸于衛衛侯既執故元

立之以

是會也于會

晉侯召王而欲尊事天子以

為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以諸侯

盡羣臣之禮故曰召王皆諱而不正之事

見以在會諸侯朝見且使王狩且使襄王仲尼曰子

於王見音現

以臣召君言晉文以臣

不可訓訓於後世故書

其地也寔以屬晉非且明德也隱其召君之闕欲以

曰字當

在解下

經世鈔以曹為解

章法簡妙晉文念

二欲作齊桓一語

深中其窾下文許

左傳詩林卷十五

之十六

今君為會而滅同姓

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

使曰使筮史

以曹為解

文之昭也

先君唐叔

武

文王之

唐叔晉始

封之君

文王之

唐叔晉始

封之君

文王之

唐叔晉始

封之君

文王之

唐叔晉始

封之君

文王之

唐叔晉始

封之君

元傳平水卷一五

二十七冬

以成其文耳
穆文既侯，獨貨史
復曹，雖近，竟強然
所言種二合道人
自不容不聽之
按封異姓，齊姜姓
邢衛並姬姓，故云

按傳文諸侯圍許
諸本皆作諸侯于
許如孔疏及永懷
堂本圖作于不知
孰是

卷之十五

左傳評林卷之十五

之穆也武王之子且合諸侯且合諸侯以主會盟而滅兄弟曹與晉為兄弟

之國而非禮也非盟主之禮也與衛偕命晉私許復曹衛而不與偕

復已復衛侯而曹不與衛同時俱復非信也非出令之信也同罪異罰曹衛皆有

不禮從楚之罪非刑也非討罪之刑也禮以行義禮以行合而衛復曹否

信以守禮信以守共刑以正邪刑以正違僻之邪舍此三者

棄此禮信刑三者君將若之何方諸侯何公說

喜筮史之言復曹伯乃復曹伯之位遂會諸侯圍許復曹伯不

遂會諸侯圍許附錄晉侯作三行以禦狄晉置上中下三軍以

擊將右行為右行帥先蔑將左行為左行帥中行為中行帥屠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
志季父 輯著

僖經二十九年
陳傳良介一歲再

至其意將安在平
故亟書之介人侵

爾議有以來之也
程子晉文連年會

盟皆在王畿之側
而此盟復迫王城

又與王人盟強逼
甚矣故諱公諸侯

貶稱入惡之大也
季本秋字下不書

月日闕文也
傳二十九年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十六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僖公八年

二十有九年庚寅春介葛盧來介東夷國葛盧介君名也介始見經

公至自圍許傳無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

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翟泉洛陽城內地秋大雨雹雨

傳二十九春介葛盧來朝釋經書來舍于昌衍之

上舍止于魯地昌衍之上公在會時公會圍饋之芻米

饋之芻米芻牲牲禮也嫌公行不當致饋故曰禮也

夏公會王子致牲米之饋

淮參客舍昌衍而
主饋芻米本一連
事卻以公在會夾
敘其事此亦倒注
法

陳傅良言卿猶無
會公之禮而盟王
子經所以甚貶之

呂東萊以人而通
鳥獸之情則所云
蕭韶奏而鳳來儀
蓋理之必然者

增補合注周禮夷
隸掌與鳥言貉隸

掌與獸言注夷隸
征東夷所獲貉隸
征北夷所獲介是
東夷故聞牛聲而
知其情

信經三十年

家鉉翁晉文置狄
不問以狄無僭王
圖大之心而楚之
志不在小

趙匡瑕元咺所假
立而自秉國權瑕
亦未如君也故以
君殺大夫之辭言
之而在元咺下
與微已殺元咺則
無人拒之有周治
等納之而勢易故
書歸
孫復覆泉之盟鄭

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愁

盟于翟泉傳釋魯公王子虎會諸侯之大夫為尋踐

土之盟尋二十八且謀伐鄭也鄭楚卿不書自狐偃

不書罪之也晉文公始伯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

侯大夫上敵公侯以傷禮莊會盟在禮卿不會公侯

公侯爵尊卿不大國之臣當小國之會伯子男可也君故可以會伯子男

諸卿之見貶亦兼有周之秋今秋大雨雹為災也之五六七

此闕故傳重發之以春來未得見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公之故見音

為災燕好復來朝復音服禮之待之加燕好燕好禮也

一歲再來故加之聲介葛盧聞牛鳴聞牛曰是生三犧盧

皆用之矣皆用之宗其音云其聲

問之試問之而信果然傳言人聽

經三十年辛卯春王正月或通鳥獸之情夏狄侵齊秋衛殺其

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晉人秦人

圍鄭於是秦伯私與鄭盟成鄭介人侵蕭無傳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周公天子三公子遂

如京師聘周遂如晉聘晉

傳三十年春晉人侵鄭無鍾鼓以觀其可攻與否以

鄭之強弱狄以晉有鄭之憂乃狄間晉之有鄭乘其間隙與否間去聲

夏狄侵齊齊晉之晉侯使醫行醢衛侯行醫名晉

不至故圍
徐彥介來朝稱名
今稱入者退之也
張洽天子三公無
冢堂而使來聘魯
用見周室陵夷大
臣失職也
傳三十年

李卓吾晉文之志
已不在諸侯故狄
乘間而侵齊伯之
不能持久如是
王元美衛侯有罪
耶不當以醫誅之
衛侯無罪耶不當
以玉釋之晉文於
此操縱皆失其道
矣

補注衛侯使賂傳
見難得請於王非
殺元咺及公子瑕
則不得入經所以
不書歸自京師
經世鈔元咺報之
也然何不殺治豈
欲為謀主耶
旁注治履見周獻
死以為神咎故辭
卿

經世鈔知人識勢
見秦君便是高見
同上亦善辭唐德
宗奉天諸詔正是
此意凡事勢到急

侯欲殺之而罪不及死故使醫因
治疾而加酖毒酖音鴆下同
使醫薄用酖毒易於救療不死衛侯病而
以貨賄納賂干醫傳公與衛同好故納玉於王與晉侯皆
死公為之請為之請○為去聲王許之襄王許之秋乃釋衛

十穀雙玉曰穀襄王與晉侯皆玉十雙○穀音角
侯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獻治塵
行賂於周治二人○獻音曰苟能納我言二人若能
吾使爾為卿賞汝之功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周獻

從衛侯之命故殺二人子適子儀公入衛成公祀先君廟之
事周治既服周獻治塵將命將入廟周獻先入先入
及門及廟遇疾而死周獻忽遇治塵辭卿見周獻死

卿不受命○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晉文公秦穆公圍鄭以其無
禮於晉文公亡過鄭且貳於楚也且有二心晉軍函

陵晉屯軍于秦軍汜南秦屯軍于佚之狐言於鄭伯佚音逸曰國危矣言晉秦圍鄭若使燭

之武見秦君燭之武鄭大夫若使師必退則秦必公
從之鄭文公從其言辭燭之武辭曰臣之壯也言臣自少

時猶不如人尚且才能今老矣况今年無能為也已
言不復能有為蓋怨其公曰鄭文公吾不能早用子
不用而卑辭以拒之也告之曰是寡人之過也
言我不能及後求用子是寡人之過也
引咎自責言然鄭亡然子若不為我見秦子亦有不

處尤當一味樸實
悔艾若稍存粉飾
附會之見人心立
解體矣

穆文熙古今破同
事之國多用此說

越國鄙遠於鄭倍
隣乃為至理人安
得不听之乎利害
瞭然安得無聽

附見鄭晉秦三國
次第相隣故注曰
越晉國

消宅編季理義通
人將有行必先治
我如孟子言治任
而行理亦治也

孫應鷺許君焦瑕
正見晉不可與同
爭秦安得不伐鄭
焉

經世鈔此言上鄭
晉必害秦
王元美晉乃秦之
敵鄭近於晉而遠
於秦秦得鄭而晉
救之勢必至者故
秦不祖微圍而且
伐鄭
楊慎晉文報怨而
喜功故激秦以伐
擊秦師

利焉則子之宗族家室
亦有所不免於害
詐之燭之武許
夜縋而出
縣

利焉則子之宗族家室亦有所不免於害詐之燭之武許夜縋而出縣

城而下夜縋出使不見秦伯穆公曰秦晉圍鄭

國既知亡矣免滅亡之禍矣若亡鄭而有益

於君補益於秦君敢以煩執事敢以煩秦之執越

國以鄙遠鄭在東秦在西晉居其間鄙邊也君知其

難也秦君亦自知其焉用亡鄭以陪鄰以其土地陪

焉音煙陪蒲回反鄰之厚鄰國土地君之薄也則

狹小薄惡若舍鄭取舍音捨以為東道主以鄭

道主人蓋鄭在行李之往來之使人往來過鄭共其

乏困乏關也困憊也言供其舍君亦無所害亦無所

損且君且秦嘗為晉君賜矣言向年嘗納晉惠許君

焦瑕列城五即焦瑕也朝濟朝濟河而夕設版焉設

版築以距秦言君之所知也亦秦君之夫晉之心

何厭之有何厭足之有既東封鄭既滅鄭以其土地

又欲肆其西封又欲申廣其若不闕秦闕猶削小也

將焉取之將安所從取之言晉強闕秦以利晉

唯君圖之利害明白惟秦伯說穆公喜燭

與鄭人盟背晉而私與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

乃還秦師自反子犯請擊之秦背晉

公曰不可晉文公言不微夫人之力言若

鄭秦穆恃功而規利故私鄭以背晉此一役也結怨交兵者數世晉主夏盟失秦之援而為楚所抗自是役始謝文遊此見晉文豁達大度處子犯功名之士只顧乘便取利無一毫情義從來以智謀長者多如此所以可畏

按亦去之對上曰成之乃還故曰亦王荆石齊桓不從鄭子華之請而鄭伯受盟今晉文乃以子蘭從於伐鄭將何以訓無惑乎

穆公之力夫夫謂不及此君不得歸晉為因人之力而

敝之本因秦力以得不仁仁者不為也失其所與秦不同

亂之共事不知智者不為也以亂易整秦晉和整而還

不武勇者不為也吾其還也吾其還師亦去之晉師亦

歸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從晉

圍鄭請無與圍鄭蘭自以鄭為宗國請於晉文公許

之許之使待命于東使公子蘭待命鄭石甲父侯宣

多逆以為太子二子鄭大夫逆公以求成于晉藉子

來聘天子之三公也晉人許之許鄭之請傳言冬王使周公閱

反白黑形象虎辭宰閱曰國君言有國文

足昭明於人武可畏也武德可以畏服於人則有備物之饗

如此則有以象其德以象其文薦五味謂旨飲羞嘉

穀謂白黑鹽虎形謂形以獻其功以獻其文吾何以

堪之我無文武之功德東門襄仲將聘于周襄仲

仲聘周未行故曰將遂初聘于晉又命襄仲自周

入春秋魯始聘晉故曰初

三十有一年壬辰春取濟西田晉分曹田以賜魯

徒故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上郊不從乃免牲

諸侯之有郊禘東周之僭禮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不

秦伯之竟叛而又何以責鄭伯也邵寶身從其奔而心從其宗從晉伐鄭而無與圍蘭之處茲變也其可也程端學禮雖有天子聘諸侯之文然魯未嘗朝王不過因會盟晉侯朝於王所而已襄王不能正王法而下聘焉已失道矣况遣冢宰乎陵遲甚矣僖經三十一年

鄭玉魯遣使如晉拜分田之賜而不請命於周正疆理之復但知有伯不

知有五但知利不從猶三望故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知義此春秋所以特書以示譏猶三望郊天望而祭之今廢郊天猶修於濟田書取也程圍周公之功固其小祀故曰猶可止之辭也○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無傳

大矣者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曰帝丘皆非也劉敞所謂不從者謂日不吉也不吉則不敢郊故須免牲也汪克寬周官四望蓋望四方今魯三望蓋泰山在魯西海在魯東河在魯北

疾行分曹地分曹地土地自洮以南自洮水以南東傳于濟東至晉

侯得諸侯為伯必親其共必親其共禮之人不速行言文仲若將無及也則先至者受地已盡從之

也拜曹田之賜也○夏四月四上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左氏

也水盡曹地也盡得曹地也襄仲如晉即公子遂拜曹田於之

也以郊為魯之常祀故以不郊免牲為非禮其說猶三

望亦非禮也左氏亦以為廢郊禮舉祭祀不上常祀常祀

也不卜必以其時而上其牲曰牲成而上郊蓋上牛在十日之前今經書免牲則牛

也郊禮之細不郊不郊祀亦無望亦不望可也其亦

錄秋晉蒐于清原晉文公治兵于清原之地作五軍以禦狄二

八年晉作三行今罷趙衰為卿二十七年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今始從

伯然豈以晉文居狄之久狎之與

張天妃不請王命而擅分曹地尤因其共與速者先及之豈為伯之體

啖助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於上帝於郊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以孟春祈穀於上流亦謂之郊郊皆用辛日故以二月上

三月上辛不吉則上中辛又不吉則上下辛所謂吉事先近且也上三旬

八年晉作三行今罷

趙衰為卿

二十七年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今始從

皆不吉則不郊
鍾伯敬意慢承二
意請怠於古典慢
瀆龜策

李笠翁相奪之夢
疑文人為好奇諸
詭談然甯俞鬼神
非族類不歆其禮
祀之言可以語祀
典矣

原大夫為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
見經上曰灼龜

三百
言都帝丘有
衛成公夢康叔
康叔衛始
曰相

奪予享
相夏后啓之孫居帝丘此言相
奪康叔之祭
○相去聲下同
公命祀相成

因夢遂
甯武子不可
甯俞執不
曰鬼神之道
非其

族類
若非其族
不歆其祀
則不歆享
祀邠何事
杞邠

夏之後不祀
相將何所事
相之不享於此
衛非夏之族類則久矣

言帝丘久
非衛之罪也
絕其祀
不可以間成王周公

之命祀
成王周公封建諸侯受命各有
請改祀

命
請改祀
○鄭洩駕惡公瑕
洩駕鄭大夫惡公子瑕

去聲
鄭文公亦
故公子瑕出奔楚
傳為

三年楚納
瑕張本

經三十有二年癸巳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

捷卒
無傳文公卒
○衛人侵狄
報前年

狄盟
不地者就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晉

公卒子襄公驪立
○晉襄公繼伯

傳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
楚自城濮與晉

陽處父報之
陽處父聘楚
晉楚始通
來始交使命為

和
○夏狄有亂
狄人侵狄
而使之
狄請平焉

狄請平
○秋衛人及狄盟
平故
○冬晉文公卒
襄公

庚辰將殯于曲沃
殯窆棺也曲沃有
出絳
絳晉都

舊宮故殯于曲沃

方出晉都

傳經三十二年

其徵衛畏狄之強
遷都以避之今乘
其亂始敢以兵攻
其境言侵不言伐
不敢聲其罪而討
之

傳三十二年

補注陳氏曰傳見
楚張晉息夷夏狼
主齊盟之漸故曰

左傳評林卷一
七

柩有聲如牛禮云在柩曰尸在棺曰柩上偃使大夫

拜大夫皆拜曰君命大事先君命我以將有

西師秦居西方故過軼我過我侵軼我擊之我

必大捷焉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杞子自鄭使告

于秦三十年秦使大夫杞子戍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

為鄭司其北門之管若秦密遣兵國可得也我

內應鄭國穆公訪諸蹇叔其穆公將發兵應杞子先以

可得而滅蹇叔曰勞師以襲遠勞勞煩兵師以掩非所聞

也我未聞其師勞力竭遠主備之遠方之

而為無乃不可乎言不可以師知所為秦師既知其

鄭必知之鄭國必得勤而無所秦兵勤勞必有悖心

必生悖戾之心且行千里自秦至鄭其誰不知遠

傳播其誰不公辭焉穆公辭蹇叔召孟明百里孟西

乞西乞白乙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使一子出師

外蹇叔哭之哀其曰孟子呼孟明吾見師之出言我

子之而不見其入也振旅而人公使謂之穆公怒

乃使人曰爾何知言汝過老悖中壽人生上壽百年

下壽八爾墓之木拱矣毀之以為汝但中壽汝墓之

蹇叔之子與師蹇叔之子與在從哭而送之蹇叔哭

曰晉人禦師必於殽言晉若禦秦師必於殽陵殽有

附見三字晉先君命戎事於文公上偃述之辭王元美極中聲本與西師無關但上偃已聞秦襲鄭之計故因是而設權以正衆心

中壽是將蹇叔蓋八十歲

行險若此者未有不做鐘伯敬勞逸賓主四字分別得極明遠主備之一語簡至老成人自不費力經世鈔必有悖心謂勤勞無所得必行悖理之事穆文熙談覆軍之所如在目前後果由之蹇叔可謂異人惜哉其言之不用也增補合注爾今年已中壽不久于生比師回汝墓之木已拱矣言死將至矣

先傳評林卷一

二八

雁參此知字乃反唇前三知字

按淮南子中壽七十歲與孔疏林注

孫應鑿情結言慘

讀之殆難為懷國

弃老成鮮不敗者

蘇轍穆公違蹇叔

而用孟明千里襲

鄭覆師於彼雖悔

過自誓列於周書

而不能東征諸夏

以終成伯業於乎

穆公賢君也行一

不義而幾至於狼

狽不能與桓文齒

而況其下乎

李笠翁寒叔熟輿

圖諸典故而尤逆

料其子所死之地

真老成多識之士

經世鈔古之謀臣

未有不請地圖者

傳經三十三年

張洽孟明視西乞

術自乙丙不善罪

二陵焉大阜其南陵其南夏后臯之墓也臯夏桀之祖父墓在

其北陵其北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此道在二陵之間兩山相嶽故

文王嘗於此避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必死是

間此古道也以其深險余收爾骨焉我當於此收汝之骸骨言必死

也秦師遂東鄭在秦東故

經三十有三年甲午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滑姬姓國滅而書入

弗能有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

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姜戎姜姓之戎戎子駒支之先也晉秦七十二年之爭始於殽

而終於十國之伐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

皆婁皆子斯反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

料其子所死之地在大原陽邑縣南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小寢丙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無晉人陳人鄭人伐許傳

傳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秦師襲鄭道周北門而過左右免

胃而下胃甕整兵車非大將御者在超乘者三百乘

超乘謂超上車而乘之蓋左右免胃而下王孫滿尚

超乘而上欲其速也乘去聲下並同言於王歸而言曰秦師

此周之王孫名滿觀之觀秦輕而無禮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且超乘示必敗

必為人輕則寡謀輕狂則謀慮無禮則脫無禮則待

所敗入險而脫入險地又不能謀又無深能無敗乎不能

詞也竊意此為人字所拘求之不得

增神合注晉之敗秦稱入說者謂晉

背秦之惠貶而人之似矣及狄伐晉

晉迎而敗之其功足偉者而春秋亦

稱人則說者又謂狄侵齊圍衛而晉

其情則曲為之說故儒者貴乎通也為人所及滑秦師及滑國之地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商賈行

朱子云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市易於周姓高名將遇之秦師以乘韋先乘四也韋熟革也

事安有許多義例季本晉先君有文必有以先之皆以輕先重此鄭牛十二犒師將步師出此犒師之禮以

非禮也侯重耳復諡為文四韋致曰其辭寡君聞吾子矯致君命言將步師出鄭君聞孟明

於敝邑將行師出於鄭國敢犒從者敢以十二生

者不腆敝邑敝邑不甚富厚為從者之淹但為秦從者淹久在外之故○為去

聲下同從居則具一日之積積積芻米之屬若秦師尚

增補合注兵車大積○積音漬行則備一夕之衛若秦師徑行過鄭則

將居中不下但居衛之且使遽告于鄭既犒秦以敗其謀又使傳車告

行之時超上車而鄭使為備○鄭穆公使視客館鄭得商人之報使人

乘之以示勇也鄭穆公使視客館視秦杞子等三大夫

館舍則束載厲兵秣馬矣磨厲兵器秣穀其馬嚴

備以待秦師使皇武子辭焉鄭穆公乃使大夫皇武

去曰吾子淹久於敝邑久於我鄭國唯是脯資餼

牽竭矣乾肉曰脯糧食曰資腥物曰餼牛羊豕曰牽

為吾子之將行也歸秦也示知其情鄭之有原圃原圃

鄭圍猶秦之有具囿也具囿亦吾子取其麋鹿使秦

取其麋鹿以為以間敝邑若何使敝邑得聞杞子

奔齊杞子即秦大夫皮鄭而掌鄭人逢孫揚孫奔宋

同謀不濟不敢歸秦故亦奔宋孟明日孟明見鄭商

鄭有備矣鄭有守禦不可異也不可冀攻之不克望其國

邱維屏一老一幼

一商人點綴相掩

穆文熙弦高以一

商人能泄秦師使

鄭有備則亦異人

也後又不受賞逃

冥鴻下里又非春

秋人物矣

李笠翁弦高若不

犒師而逃告鄭則

秦師必遲回而生

變投機之會間不

容髮故遇而即矯

君命以犒若為不
知秦之計而令秦
亦與吾之不知相
安也以商人而有
此得國之忠權宜
之計鄭之疆場諸

侯可為增愧經世鈔不殺其人而旋辭以致其奔何也大國不可犯也小國敗大國之師殺大國之使未有不速取滅以者故小國與大國戰敗亦求成勝亦求成以此知燕丹荆卿之謀直見戲矣淮南子穆公遣孟明蒙鄭賈人弦高相與謀曰凡蕩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秦果還師鄭伯以存國之功賞弦高

伐而攻之則有圍之不繼環而圍之則兵少莫有後繼吾其還也謂勤而無所必有恃心者也

齊國莊子來聘即國歸父自郊勞至于贈賄迎來曰郊勞送

去曰贈賄禮成而加以之敏禮成無所違失而加以敏禮成無所違失而加以敏

文仲言於公言於僖公曰國子為政言國莊子相齊為政齊猶

有禮以國子知禮故知齊君其朝焉勸僖公使朝齊臣聞之

所聞服於有禮凡服從於國社稷之衛也此國家社稷之屏衛也

○晉原軫曰先軫為中軍帥秦違蹇叔秦違棄蹇叔之忠諫而以貪勤

民而以貪於得天奉我也是天與我以勝秦之奉不

可失天與則敵不可縱敵不可縱敵則縱敵患生

違天不祥違天意則受不祥之咎必伐秦師必要秦師欒枝

曰下軍帥未報秦施言秦有納文公之施未而伐其師

哀吾喪言秦見晉文公新而伐吾同姓晉鄭同姓而

秦則無禮秦則先以無禮加我何施之為前日之施何足顧也吾聞

之以吾一日縱敵敵而不治數世之患也則必貽患於數

謀及子孫謀為子孫除可謂死君乎言不可謂君死而遂背之

遂發命遂發命遽與姜戎遽與姜戎

墨衰絰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梁弘御

戎梁弘為襄公車菜駒為右菜駒為襄公車○夏四月辛

丑

壬申

死者謂既死而茂之

圍之

高辭之曰誕而得患

賞則鄭國之信廢矣不受而逃

王元美秦兵襲鄭與晉何與而要之假天奉之說以偷一時之利自是二

國兵交數世不解皆先軫貽之也

經世鈔秦國君臣密謀何以晉得知其詳故是間謀得世

力別有論

同上圍鄭而盟盟鄭而襲兵名甚正

何不言此而以無于之言為兵端乎

豈及覆狙詐春秋常態人習之不為

元

怪而反謂伐同姓為名義耶
附見死君謂重耳也

王元美從戎禮之變也禮變於不得已寇不於門庭而師

與師以襲入非不得已也不得已而墨謂之何哉遂墨以墓可乎可墨也亦可復也

汪道昆哀絳從戎逐門庭之寇可也與師遠襲數世奪兵先軫之罪大矣孫執升文嬴請三帥與穆姬登臺履薪恰相當然惠必

殺慶鄭而穆能終用孟明此惠公不能長有晉而穆之所以遂伯西戎也夫

王元美穆姬在秦嘗免夷吾文嬴在晉安得不免三帥幸而秦穆之賢能聽而舍之使如先軫所言則晉之受禍於秦尤未可知者

謝文迄至此而哭晚矣然有此一哭纔見得蹇叔而哭哭得有者落有精神

經世鈔直說到此不願一毫體面所

已敗秦師于殽果如蹇叔之言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晉執秦三帥以歸遂墨以葬文公遂以墨而葬晉於是始墨喪服之變文嬴請三帥文嬴秦穆公所妻晉文公之夫人襄公之嫡母也請曰彼實構吾二君言彼三帥實交構我秦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言秦君怨此三人若生得而食其肉猶未厭足於腹使歸就戮于秦使三帥歸秦以就刑戮以逞寡君之志若何使秦君得快公許之襄公從母氏之請而釋秦三帥先軫朝秦朝襄公問秦囚問囚秦三帥所在公曰寡人夫人請之言文嬴請免吾舍之矣吾從其言而縱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言武夫盡力爭戰婦人而執之原野之間墮軍實而長寇讎墮毀

已敗秦師于殽果如蹇叔之言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

丙以歸晉執秦三帥以歸遂墨以葬文公遂以墨而葬晉於是始

墨喪服之變文嬴請三帥文嬴秦穆公所妻晉文公之夫人襄公之嫡母也請

曰彼實構吾二君言彼三帥實交構我秦寡君

若得而食之不厭言秦君怨此三人若生得而食其肉猶未厭足於腹

使歸就戮于秦使三帥歸秦以就刑戮

以逞寡君之志若何使秦君得快公許之襄公從母氏之請而

釋秦三帥先軫朝秦朝襄公問秦囚問囚秦三帥所在公曰

寡人夫人請之言文嬴請免吾舍之矣吾從其言而縱先軫怒

曰武夫力而拘諸原言武夫盡力爭戰婦人而執之原野之間

墮軍實而長寇讎墮毀

晉國之軍實而崇長秦人亡無日矣晉國滅亡之禍不日而至

顧而唾不顧襄公在前而咳唾於地公使陽處父追

之襄公悟其言乃使及諸河至河乃則在舟中矣則

釋左驂處父乃自釋其所乘左驂公命贈孟

明矯稱襄公命已以馬贈孟孟明誓首孟明知其詐乃遙於舟中

曰君之惠言拜晉君之惠不以纍臣纍鼓不殺囚纍之臣以其血塗

使歸就戮于秦使我歸秦寡君之以為

戮若秦君治上師死且不朽此身雖死此心若從君

惠而免之若從晉君之惠而三年將拜君賜三年之後必將

幸免於秦之刑戮

以為賢

姜實秦欲讓鄭而

滅滑非晉門庭之

寇也晉襄何得援

伯禽故事以吉禮

從金革乎趙衍氏

專罪秦而不責晉

非也或謂晉并親

為讐卒不執於楚

以失秦殺之役為

專責晉亦非也從

胡氏並責秦晉為

是

淮參邾人不設備

一句承上起下

陳傅良獲白狄子

傳見始書敗狄猶

不書獲今案獲夷

狄史不書

王元美先軫不顧

而唾無禮於君既

而知悔之則自歸

司寇而伏劍焉已

矣免曹入狄以喪

拜晉君之賜言將報伐晉秦伯素服郊次秦穆聞師敗乃鄉師而哭嚮秦師而哭引咎曰孤違蹇叔降名稱孤云孤實以辱二三子致汝三師孤之罪也此皆我大夫何罪孟明何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且三師皆賢吾終不以一敗

○昔生 ○狄侵齊齊晉之因晉喪也因晉有文公公之喪也 ○公

伐邾取訾婁取邾訾婁以報升陘之役在二十邾人不

設備魯師退而邾人復秋襄仲復伐邾魯亦因晉喪

復去 ○狄伐晉乘晉及箕及晉之八月戊子晉侯敗

狄于箕晉襄公禦狄卻缺獲白狄子白狄之君先軫

曰匹夫逞志於君謂不顧而無討而君不敢不自討

乎敢不自免曹人狄師曹堯也先軫自去死焉戰

而死元首也狄人歸其元元首也軫之首而歸之晉面如生面貌如生

傳言其有初曰季使過冀季即晉臣先時晉臣奉

異於人初曰季使過冀冀冀缺即卻缺耘耘苗也蓋晉臣

反使去聲見冀缺見卻缺之耘耘耘苗也蓋晉臣

過平聲見冀缺耘耘苗也蓋晉臣

其妻饑之野饋曰饑卻缺之妻饋夫妻相待如賓

如待賓客與之歸晉臣知其賢乃與言諸文公薦卻缺於

賓客卻缺俱歸晉國言諸文公薦卻缺於

曰敬謂敬德之聚也人能主一此能敬必有德今

缺能敬必有德以治民惟有德者君請用之請文公

德聚其身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請文公

以從臣聞之以臣聞之所聞出門如賓出門而敬承事如祭執

穆文熙桓公用管仲文公用冀鉞金承大祭

而敬如仁之則也主一如此是公曰文公其父有罪

也殛鯀罪殛鯀于羽山其舉也興禹能治水舜復

濟伯業相桓公以濟康誥曰舉周書父不慈慈愛即康

不共誥所謂弟不共弟不共誥所謂弟不共兄不友誥所謂兄不友

不相及也音恭不相及也而及其子以弟罪及其兄也詩曰舉

君取節焉言君之取節如采葑采菲亦棄

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從晉臣

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且居

之縣賞胥臣先茅晉大夫絕後故取其縣以曰舉郤

子之功也皆晉臣之以一命命郤缺為

亦未有軍行雖登卿位亦未有冬公如齊朝齊昭

且弔有狄師也且弔齊為友朝齊薨于小寢夫人

即安也信公就其所安晉陳鄭伐許三國討其

貳於楚也討許從楚附楚令尹子上侵陳蔡子即

深然以制故此之愛立遺妾宿廟社之况人死男輯

孫應鰲惟賢是取不拘於世此用人之準張天如公嚴宗廟之祀興闕泮之宮可謂知本矣然公子友得政臧文仲竊位至若先伯主而後周背夏盟而即楚恣公子遂之專啟三桓之儲抑又何哉經世鈔賞胥臣錄死事之子賞舉賢之人賞格最佳李庶晉襄初立伯業未定秦之窺鄭齊之聘魯皆有志於爭伯也惟外患是憂而置齊魯之

交於度外故不踰陳及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

秋書敗秦敗狄如瑕奔門于桔株之門

之汪水○覆音福汪鳥黃反外僕髡髮而名屯者禽暇以獻

葬之鄆城之下鄭文公夫人斂瑕之尸而葬之鄆國

斂去聲附晉陽處父侵蔡蔡即楚子止救之

與晉師夾泚而軍泚水名晉楚各軍於泚陽子患

之相持不決使謂子上使入告曰吾聞之

不犯順而伐其師是犯順也文者必不肯為武不違

敵有武德者不肯奔敵意謂相約退舍子若欲戰

上果欲則吾退舍則吾當退子濟而陳

陣遲速唯命或速唯子之命不然紆我

陳○紆音舒下同老師費財相持多費財亦無益

也彼此皆乃駕以待以待楚之命子上欲涉

處父大孫伯曰子玉之子不可涉泚水

人言語半涉而薄我待我軍半涉而迫我於

不可信及則必為晉人所敗不如紆之

舍乃退三十里陽子宣言處父見楚退舍曰楚師遁

矣詐言楚兵已遂歸楚師亦歸

商臣譖子上商臣楚成王太子怨子上止王立己故

商臣譖子上譖之譖猶訴也詳見二十八年

王元美此與謙玄符堅夾泚水陳之勢同使為堅如子上之泚晉亦必不能敗

交於度外故不踰陳及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三十年

秋書敗秦敗狄如瑕奔門于桔株之門戶結反柎大結反

外僕髡髮而名屯者禽暇以獻獻鄭伯文夫人斂而

傳公以十二月亮明年四月葬凡五月不得云後禮夜記不數閏

增補合注緩字杜注屬下句五月而葬不得言緩也宜屬下句

滙參按既葬免喪唯杜有此說其違禮拂經甚矣

傳曰受晉賂而辟之言子上受晉人之賂而退楚之耻也此楚國之羞耻罪莫大焉辱國之罪莫大於此王殺子從商臣

附錄葬僖公經在明年緩文公元年四月葬僖公實以今年十一月葬并閏七月乃葬故

曰緩自此以下遂因說作主祭祀之事文相作主

次也皆當在經葬僖公下今在此簡編倒錯作主

公主在葬禮也二事皆非禮也文二年乃葬之凡君薨凡君葬

禮葬之卒哭而祔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

附音祔而作主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祔於廟之後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祀於主

特用喪禮祭祀於新立木主之几筵不同之宗廟也祭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

既立特祀於主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日本播州奥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十七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文公一

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周襄王二十六年魯文公八年襄王崩子頃王立文十四年頃王崩子匡王立

鄭穆公二年

齊昭公七年魯文公十四年昭公卒子舍立九月舍弒懿公商人立文十八年懿公弒惠公元立

晉襄公繼霸二年魯文公六年襄公卒子靈公夷皋立是年趙盾為政

衛成公九年

蔡莊公十九年魯文公十五年莊公卒子文侯申立

曹 共公二十七年魯文公九年共公卒子文公壽立

滕 詳見隱公元年魯文公十二年滕昭公來朝

陳 共公六年魯文公十三年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

杞 詳見僖公元年

宋 成公十一年魯文公七年成公卒昭公杵臼立文十六年昭公弒弟文公鮑立

薛 詳見隱公元年及僖公元年

莒 魯文公十八年莒太子僕弒紀公庶其子季佗立

邾 文公四十四年魯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卒子定公獲且立

許 僖公二十九年魯文公五年僖公卒昭公錫我立

小邾 詳見僖公元年

楚 成王四十七年魯文公元年冬遇弒子穆王商臣立文十年次于厥貉文十三年穆王卒子莊王立

○楚莊王爭霸

秦 穆公三十四年○秦用孟明以為政魯文公二十二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遂霸西戎史記穆公三十七年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天子使召公過賀穆公以金鼓文六年穆公卒子康公罃立文十八年康公卒子共

卒子共公稻立

吳 詳見隱公元年

經元年乙未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 ○二月癸亥日有

食之 無傳不書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叔氏服宗諸侯喪天子使

葬禮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葬緩 ○天王

使毛伯來錫公命 而後書錫命以其自即位也 ○

文經元年

啖助嗣子為君明年正月朔就位南

高閭楚者臣子之事會葬者諸侯相送終之辭也天王

惟有弔贈含繇之禮今使叔服來會

也 葬是自同於諸侯

俞是天王使會葬 惟見經其餘則

知其不啻 程端學文公在哀

經中安然受之而 不辭毛伯不諫而

從君之令皆非也 增補合注商臣稱

世子以見其有父 之親顯稱君以見

其有君之尊聖人 書此使天下後世

知所以為君臣父 子之道而免于首

惡之名誅死之罪 也

陳傅良楚國不志 其志願何世子弑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 ○衛人伐晉 ○秋公

孫教會晉侯于戚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

弑其君頹 公孫敖如齊

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 公孫敖聞

其能相人也 公孫敖聞叔服能視人

服 ○見音現 叔服曰 公孫敖穀也食子

子奉祭祀供養 難也收子 公孫敖次子惠叔也收

穀也豐下 豐下面方也 必有後於魯國

於魯 ○附於是閏三月 非禮也 蓋以曆法

在僖公未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月 先王之正時也

君不可以楚不志

劉懷恕叔服相公

孫教二子後果如

之登教之淫亂奔

黃岡已既具之乎

則又何貴於放也

傳元年

呂東萊後世甘石

三家蓋本此治曆

宋申歷法以十一

月甲子朔夜半冬

至為歷元其時月

日五星皆起於牽

牛初度更無餘分

天曆象日月星 履端於始 日月運轉於天猶人之行

之始以為術之端首謂以十一月十一日 舉正於中 百六十有

六日日月之行 又有遲速而必 歸餘於終 月朔之與

各剩一月所有餘日歸之於終積成 履端於始 謂以

一月則置之為閏故言歸餘於終 序則無愆 四時之

月之全數為始以前更無餘分 序則無愆 序則無

愆 舉正於中 謂中氣既正斗建不失 民則不惑 聞見

則無歸餘於終 謂置閏得所 事則不悖 四時之事

疑惑 歸餘於終 則四時得所 事則不悖 則無悖亂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 傳皆不虛載經文而此經孤

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 伯字 叔孫得臣如周 拜賜

晉文公之季年 季末 諸侯朝晉 行朝禮 衛成公不

也 諸侯朝晉 于晉 衛成公不

也 諸侯朝晉 于晉 衛成公不

露寒露立冬大雪
小寒謂之節氣雨
水春分穀雨小滿
夏至大暑處暑秋
分霜降小雪冬至
大寒謂之中氣每
月皆有中氣惟閏
月獨無中氣閏前
月則中氣在晦日
閏後之月則中氣
在朔且舉中氣而
正月則置閏不差
矣

朝不朝使孔達侵鄭孔達衛大夫伐綿訾及匡皆衛國

晉襄公既祥諸侯雖諒閭亦因使告于諸侯乃使

先且居曰時為中軍帥效尤尤過也言以衛不朝

尤衛而禍也致禍之道也

請君朝王請襄公往臣從師臣

師伐

晉侯朝王于溫時王在溫故先且居胥臣伐衛

如先且

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戚衛邑六月戊戌取之

取

獲孫昭子昭子衛大夫衛人使告于陳衛人使人陳

共公曰告衛使更伐之見伐求和

我辭之我為衛以辭衛孔達帥師伐晉從

更古孟及

謝晉求和

又音庚

衛孔達帥師伐晉

按古諸侯喪既葬除喪服無哭位諒君子以為古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主之古者

越國而謀古者越他國秋晉侯疆戚田晉取戚田

故公孫敖會之會于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先

楚成王欲立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問可否子上曰答楚君

之齒齒年未也言尚而又多愛而又多寵黜若已立

而乃亂也乃取亂楚國之舉楚國之得舉恒在少

者常在少予言楚之先且是人也且是人也且商臣蚤且而豺

聲其目似蚤其聲忍人也忍人也義之人也不可立也不可

大弗聽成王既又欲立王子職既立商臣為太子而

黜太子商臣黜廢商臣聞之而未察商臣微聞其事

復執孔達求成焉

鍾伯敬衛人使告于陳陳多為衛謀

亦曰強為善以敬事大國可耳乃使

報伐以益晉之怒復執孔達求成焉

也

也

謬亦甚矣何貴越國而謀哉

按注故國國字毛評本作主誤矣

經世鈔初楚子禮云既斷於志復以問人者冀人言之有合於己也及其不合則自行矣

胡寧痛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少子必長而楚國之舉當謀及江芊宜其敗也

經世鈔立少非正然在楚論楚則子重之言為老成持重之見矣

穆文臨商臣秋君罪不宥死而成王既立太子復奪此與彼亦有取亂之道縱非父子相殺亦必兄弟相戕春秋明驗律二有之不獨楚焉而已

注道昆婦人容易見其本姓故一激輒吐露之

經世鈔凡為太子置師人必擇端方貞誠德望夙著者後世選文學之士亦多致敗況使智術變詐之人與居乎

同上潘崇曰先設為二端以探之教

告其師潘崇入告商臣曰若之何而察之言如之何而辨其信

潘崇曰潘崇為潘享江芊江芊成王妹嫁在江者為設享禮

而勿敬也於江芊從之商臣江芊怒江芊見其不禮而怒曰

呼呼發聲也役夫役夫賤者稱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

也言汝無禮如此宜成王之欲廢殺汝而立王于職告潘崇商臣又告

曰信矣以江芊之言潘崇曰問商能事諸乎能事王

曰不能商臣言不能行大事乎能行乎潘崇又問商臣曰不能

能行大事乎潘崇又問商臣能行乎潘崇又問商臣曰不能

能行大事乎潘崇又問商臣能行乎潘崇又問商臣曰不能

能行大事乎潘崇又問商臣能行乎潘崇又問商臣曰不能

能行大事乎潘崇又問商臣能行乎潘崇又問商臣曰不能

能行大事乎潘崇又問商臣能行乎潘崇又問商臣曰不能

能行大事乎潘崇又問商臣能行乎潘崇又問商臣曰不能

能行大事乎潘崇又問商臣能行乎潘崇又問商臣曰不能

能行大事乎潘崇又問商臣能行乎潘崇又問商臣曰不能

能行大事乎潘崇又問商臣能行乎潘崇又問商臣曰不能

能行大事乎潘崇又問商臣能行乎潘崇又問商臣曰不能

能行大事乎潘崇又問商臣能行乎潘崇又問商臣曰不能

能行大事乎潘崇又問商臣能行乎潘崇又問商臣曰不能

能行大事乎潘崇又問商臣能行乎潘崇又問商臣曰不能

能行大事乎潘崇又問商臣能行乎潘崇又問商臣曰不能

能行大事乎潘崇又問商臣能行乎潘崇又問商臣曰不能

能行大事乎潘崇又問商臣能行乎潘崇又問商臣曰不能

能行大事乎潘崇又問商臣能行乎潘崇又問商臣曰不能

死死能掌也難熟故請食之而弗聽商臣弗聽

縊王乃自縊之曰靈言其忍甚父未歛而加以惡謚不瞑成王死不瞑

音冥又曰成改謚乃瞑乃瞑乃瞑穆王立即商臣代立以其

為太子之室與潘崇賞其功使為大師使為大且掌環

列之尹環列之尹官衛之官穆伯如齊即公孫敖始聘

焉文公即位禮也得交鄰之禮凡君即位凡君即位始聘

聘卿出並踐脩舊好踐猶履行也事修舊日要結外

援要約交結外國好事鄰國交好禮事鄰國以衛社稷以

衛其國忠信卑讓之道也信為民之謂忠盡已之謂忠

德之正也君德之正大也信入為信德之固也君德之堅

盡心為忠民為忠德之正也君德之正大也信入為信德之固也君德之堅

盡心為忠民為忠德之正也君德之正大也信入為信德之固也君德之堅

盡心為忠民為忠德之正也君德之正大也信入為信德之固也君德之堅

盡心為忠民為忠德之正也君德之正大也信入為信德之固也君德之堅

盡心為忠民為忠德之正也君德之正大也信入為信德之固也君德之堅

人弑父怨難開口固也王元美傳謂謚靈也弗順改成乃順夫獨不忍其不順乎類能神於謚之不美而不能神於子之弑已乎况君薨舉謚常在葬時安得謚於未殯之日此左氏之鑿也

猶無惡謚真可謂好虛名矣魏禮秘史載司馬温公作通鑑至唐太宗忽有衣黃袍者見於目前曰先生幸善書公起持筆跪而言曰陛下

復使孟明為政為明年晉秦戰彭衙傳○復去聲

經二年丙申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

彭衙秦地秦師敗績大崩曰○丁丑作僖公主主者殷人

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朝而遂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

隴垂隴鄭地晉遂以大夫盟諸侯也大夫而與諸

隴侯敵於是始是故畫土穀而後凡役畫大夫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周七月今五月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躋升也僖

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冬晉人宋人陳

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

經世鈔蓋去之此
時人輕死如此可
笑

增補合注大敗秦
師上文是本年事
李等翁按先軫狼
贖死敵同而其所
以死異何者先軫
直諫平襄公本無
罪也何以自討其
死謬矣狼贖見黜
於先軫誠有激也
欲以自效其死宜
矣況以軫死狄反
辱晉師不惟傷勇
且無以謝襄公狼
贖死秦遂敗秦師
豈特忠晉亦可愧
先軫

穆文熙狼贖死秦
師中遂大敗秦師
可謂喜用其勇故
傳謂之君子

高閼周人卒哭而
祔祔而易主是謂
虞主既期而練練
而易主是謂練主
僖公薨十有五月
非虞練之時而左
作主猶未祔也
未祔者欲躋之
故也

張洽盟於晉之都
而君不出耻甚矣
故諱之

人乃知子姑待之
謂其友且及彭衙
既陳兵既成列

音陣以其屬馳秦師
馳秦師先鋒陷陳
死焉敵死於晉

師從之晉師從之
而乘之

大敗秦師秦師大敗
君子謂狼贖於是乎

君子有君子詩曰
巧言詩君子如怒
言君子而亂庶

遘汨禍亂庶幾又曰
又舉大王赫斯怒
言文王赫爰

整其旅則整齊師旅
怒不作亂今狼贖
奮怒而不

以從師於彭衙之師
可謂君子矣可謂
有君子○錄秦

伯猶用孟明秦穆公
不以孟明再孟明
增修國政益

於諸大夫乃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
將來伐下將

治秦國重施於民厚施恩惠於民欲用之
趙成子言

伯猶用孟明秦穆公不以孟明再孟明增修國政
益

以從師於彭衙之師可謂君子矣可謂有君子
○錄秦

伯猶用孟明秦穆公不以孟明再孟明增修國政
益

於諸大夫乃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來伐下將

必辟之將必避勿與為懼而增德言孟明再敗不可

當也秦民必樂為之詩曰舉大雅毋念爾祖也言思

念其德不怠念在修德其可敵乎其可與之敵乎為

祖考德不怠念在修德其可敵乎其可與之敵乎為

○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過葬十月○晉人以

公不朝晉以我公即來討其罪公如晉公如夏四月

已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使大夫以恥之辱魯書曰

及晉處父盟處父不以厭之也厭猶損也晉以非
禮盟公故貶處父
以厭之也於晉故為公
諱

○公未至公朝晉未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

肆

王錫爵既命之卿，例皆書名，何堪與不堪之論哉？未幾以亂誅安在其為堪耶。

沈雲將逆祀者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若兄弟相代而即異昭穆設使兄弟四人皆為君，則祖父之庶即已從毀矣。故謂坐次可也。謂世次不可也。汪道昆胡氏曰：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爲逆祀者，兄弟之先。

君臣禮也。故公羊曰：逆祀先親而後祖也。閔僖非祖稱而謂之祖稱者，何臣子一例也。

張天如宋王者之後，其祖帝乙禮也。鄭諸侯而祖天子謂有功，也有功而廢禮可乎？魯之郊禘非禮也。鄭祖亦云。

皇太后猶言皇帝也。皇美大之兒。

左傳詩林卷十七

士穀盟于垂隴。傳釋我公未歸。穆伯出會。晉討衛故也。人伐晉。

書士穀。士穀，士堪其事也。晉司空，非卿也。以士陳侯。

為衛請成于晉。元年陳共，公謂衛曰：更伐之，我為衛請成。○為去聲。執孔。

達以說。陳始與衛謀，謂可以強得免也。○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見經。逆祀也。僖嘗為閔臣位。

上故曰：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官夏父弗忌時為。

此官。○夏父音甫。尊僖公。以僖公為當尊。且明見。弗忌且明曰：吾

見新鬼大。人死曰鬼。言我見新鬼大，蓋以故鬼小。故也。舊鬼小，蓋以先大。先祀後小，後祀順也。於理躋聖。

也。舊鬼小，蓋以先大。先祀後小，後祀順也。於理躋聖。賢又以僖公為明也。於事明順禮也。此事宗君。

子以為失禮。失事宗禮無不順。禮無不順，其祀國之大事也。國之大事，而逆之，而逆其先，可謂禮乎。謂

敬事宗廟，子雖齊聖，齊肅也。言子雖有禮，其祭於宗廟，不以子先，父食非故。禹不先鯀，夏禹

矣。其祭於宗廟，不以子先，父食非故。禹不先鯀，夏禹聖之德而祭，不先鯀。鯀音亥。湯不先契，殷湯有齊聖之德。

父而禹子也。○鯀音亥。湯不先契，殷湯有齊聖之德。祖而湯玄孫，文武不先不窋。而祭不先不窋，不窋為

也。○契音屑。文武不先不窋。而祭不先不窋，不窋為窋。后稷之子。○窋諱入。宋祖帝乙。帝乙微子之父。故

鄭祖厲王。厲王鄭桓公之父。猶上祖也。言宋鄭不以肖，猶尊上之。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春秋享

以爲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春秋享解音懈。享祀不咸。凡有享祀，更無差忒。皇皇后帝。皇皇大而美也。后帝天帝。

解音懈。享祀不咸。凡有享祀，更無差忒。皇皇后帝。皇皇大而美也。后帝天帝。

解音懈。享祀不咸。凡有享祀，更無差忒。皇皇后帝。皇皇大而美也。后帝天帝。

解音懈。享祀不咸。凡有享祀，更無差忒。皇皇后帝。皇皇大而美也。后帝天帝。

解音懈。享祀不咸。凡有享祀，更無差忒。皇皇后帝。皇皇大而美也。后帝天帝。

解音懈。享祀不咸。凡有享祀，更無差忒。皇皇后帝。皇皇大而美也。后帝天帝。

解音懈。享祀不咸。凡有享祀，更無差忒。皇皇后帝。皇皇大而美也。后帝天帝。

解音懈。享祀不咸。凡有享祀，更無差忒。皇皇后帝。皇皇大而美也。后帝天帝。

解音懈。享祀不咸。凡有享祀，更無差忒。皇皇后帝。皇皇大而美也。后帝天帝。

解音懈。享祀不咸。凡有享祀，更無差忒。皇皇后帝。皇皇大而美也。后帝天帝。

神皇祖后稷以其大祖后稷配天也此言君子曰禮

謂其後稷親而先帝也稱帝知所尊也詩

曰舉邶風問我諸姑言先致問遂及伯姊然後致問

謂其姊親而先姑也雖親

而先問姑知所尊也傳舉此二詩深責其非禮仲尼曰

臧文仲其不仁者三其處心不公不

知者三其見理不明不可言智下展禽展禽柳下

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

遊而妾織蒲家人販席言三不仁也所謂不

謂居蔡山節藻稅也有縱逆祀聽夏父弗祀爰居鳥

似鳳凰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二不知也智者三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釋經

取汪及彭衙而還邑而歸以報彭衙之役年春卿不

書大夫名為穆公故為穆公之賢尊秦也以尊秦也

謂之崇德謂之尊崇有德襄仲如齊納幣襄仲即禮也

禮之凡君即位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于內外好

舅甥申好舅甥之修昏姻昏姻之事娶元妃始嫡夫

人以奉絜盛絜稷曰絜在器曰盛共祭孝也此諸侯

孝之道禮之始也禮以孝為本始

經三年丁酉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

胡銓春秋侵伐之柄下移於諸侯自

文經三年

衰貶長有以也

不實泥字字理會

崇何德哉朱子謂

伐許五國伐沈皆

德之一崇而魯之

後即按仲尼曰而以六事並說以不仁不知雙結全無賓主章法最奇且上記夏父之論此突出臧文仲不仁不知元妙

王元六秦穆雖嘗悔過而不能改何

二一

是遂移於大夫矣

高閼王子虎卒

於諸侯而書其卒

蓋其交政於諸

侯也公穀以為叔

服非是

陳傅良此秦伯也

曷為貶稱入殺之

誓孔子有取焉而

秦穆之連兵無虛

歲故自韓原秦不

以爵見於經

孫覺兩自上而下

者也龜不見其所

從來自上而下衆

多如雨而在宋之

四境故曰雨龜丁

宋也

王樵書雨見災甚

非隊而死也

張洽本言地盟於

晉都也

與魯江受楚之伐

伯者所當救也處

父畏楚強不敢徑

左傳言本卷一

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沈汝南小國民逃其

上曰潰○沈音審

○夏五月

王子虎卒

王卿不卒惟王

子虎劉卷書

○秦人伐晉

濟河焚舟晉

人不出秦於

是始霸

○秋楚人圍江

○兩螽于宋

自上而墜有似

西戎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已

巳公及晉侯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夫書

帥師於是始自

士穀專盟書大夫處父專

將書大夫於是常書大夫貶而後人之

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

以其服於

楚也

以沈服楚

沈潰

沈懼

凡民逃其上

曰潰

潰衆散

象也故衆逃曰潰

在上曰逃

國君輕走羣臣不知其

謀與大夫逃竄無異故

在逃

附錄

衛侯如陳

朝于陳

拜晉成也

二年陳侯

為衛請成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

文公即來赴

王

禮也

禮也

禮也

取王官

遂自茅津濟

遂自茅津濟

遂自茅津濟

遂自茅津濟

遂自茅津濟

遂自茅津濟

遂自茅津濟

遂自茅津濟

遂自茅津濟

遂自茅津濟

遂自茅津濟

遂自茅津濟

遂自茅津濟

遂自茅津濟

遂自茅津濟

遂自茅津濟

遂自茅津濟

遂自茅津濟

遂自茅津濟

遂自茅津濟

遂自茅津濟

遂自茅津濟

遂自茅津濟

遂自茅津濟

伯之於孟明直古善是有舉詩曰舉召南于以采芣芣，芣苢也。采芣，言采芣苢也。于沼于沚沼，池也。沚，水之小渚也。于以用之用，謂供也。公侯之事言公侯之事也。夙夜匪解夙，早也。匪，不也。解，懈也。孟明有焉孟明，秦穆公之臣也。

伯之於孟明直古善是有舉詩曰舉召南于以采芣芣，芣苢也。采芣，言采芣苢也。于沼于沚沼，池也。沚，水之小渚也。于以用之用，謂供也。公侯之事言公侯之事也。夙夜匪解夙，早也。匪，不也。解，懈也。孟明有焉孟明，秦穆公之臣也。

伯之於孟明直古善是有舉詩曰舉召南于以采芣芣，芣苢也。采芣，言采芣苢也。于沼于沚沼，池也。沚，水之小渚也。于以用之用，謂供也。公侯之事言公侯之事也。夙夜匪解夙，早也。匪，不也。解，懈也。孟明有焉孟明，秦穆公之臣也。

與人之壹孟明之不解于秦之知人而胡氏諸說皆以爲賤者左氏得其事胡氏論其義也補注于秦有焉此亦以成敗論人春秋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左氏不知此秦穆修怨乃中國之罪人

與人之壹孟明之不解于秦之知人而胡氏諸說皆以爲賤者左氏得其事胡氏論其義也補注于秦有焉此亦以成敗論人春秋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左氏不知此秦穆修怨乃中國之罪人

與人之壹孟明之不解于秦之知人而胡氏諸說皆以爲賤者左氏得其事胡氏論其義也補注于秦有焉此亦以成敗論人春秋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左氏不知此秦穆修怨乃中國之罪人

四年戊戌春公至自晉晉侯降辭，晉侯降階，登成拜，公賦。夏逆婦姜于齊稱婦，有姑。

不書以成禮于齊
所以變文云通婦
以譏之

燕轍風氏傳公之
妾母也凡魯君之
妾母其豈也稱夫
人其沒皆以夫人
之禮禮之考之舊
典則非禮也然春
秋書之不為異詞
者君臣之禮也

傳四年
楊守魯出姜不允
亦適遭其變豈恐
不係於貴聘而賤
逆此左氏之繫

傳四年
錄附
春晉人歸孔達于衛
二年執孔達以說
晉至是始歸之

以為衛之良也
以孔達為衛
之良臣也

侯如晉拜
謝歸
錄附
曹伯如晉會正
曹共公如晉會
受貢賦之政也

逆婦姜于齊
卿不行
禮諸侯
有故則

使卿非禮也
非逆婦
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

也
允信也始來不見尊貴故終不為國人
曰貴聘而
賤逆之
逆婦卿不行是使賤者逆君而卑之也立為

小君而卿不
行是卑之
立而廢之
不以夫人禮逆
棄信而壞其

主
乘納幣之信而壞
在國必亂
以魯國言之則
在家

必亡
以宮中言之則
不允宜哉
其不為國人所允信
者宜也為十八年姜

氏歸齊
詩曰
畏天之威
言成王畏
于時保之

於是保
守福祿
敬主之謂也
此言君以天為主國以君夫人
為主成王畏天即是敬主今魯

不敬其夫人宜出姜
之不能保其福祿也
秋晉侯伐秦圍邠新城
邠秦

邑也
阮又心
以報王官之役
取王官
楚人滅江秦伯

為之降服
秦穆公為江滅之故
出次
不舉
去盛

舉
過數
鄰國之禮有數
大夫諫
秦大夫諫
公曰
穆公

同盟滅
秦江同盟不
雖不能救
雖秦之力不能救援
敢不矜乎

敢不念之吾自懼也吾亦以自警懼也君子曰詩云舉大雅惟

彼二國惟彼夏商二國其政不獲其君之政不得人心惟此四國惟此四方

諸侯之國爰究爰度究度皆謀也言四方諸侯皆懼而其

秦穆之謂矣言秦穆亦能感江之滅懼而修政也衛甯武子來聘武

公與之宴文公為設宴禮為賦湛露及彤弓湛露形弓皆小雅詩

使行人私焉行人掌賓客之官魯人怪之故使行人私問其故對曰

臣以為肄樂及之也臣以為為樂工肄習樂歌自及此詩非為宴臣而設也

昔諸侯朝正於王朝王而受政教也王宴樂之王設燕之禮

於是乎賦湛露於是乎歌湛露之詩則天子當陽

也湛露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晞乾也

諸侯用命也言露見日而乾猶諸侯稟天子命而行

諸侯敵王所愾敵當也愾恨怒也言諸侯盡力而

獻其功而獻其成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弓赤色

彤矢百弓一而矢百茲弓矢千弓十而矢千以覺報

宴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今陪臣

來繼舊好左論天子之樂故自稱陪臣來繼魯國之

君辱賜之魯君乃以此樂歌辱賜之其敢于大禮何敢于

以自取戾以自取罪戾乎此解已所冬成風

費為明年王使來含贈傳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珠玉曰

文經五年

趙匡公穀皆云無之非禮也據禮合

昭公止一人無行
爾若每事須一人
則聲王朝之臣不
足以克喪禮之使
也

程端學小君者婦
夫人之稱而妾母
稱之又私謚焉亂
禮甚矣
程頤天子以妾母
同嫡亂天理也故
不稱天聖人於此
尤謹其戒

高閔王舍且賙又
來會葬矣捨天王
而謹事晉不得賤
而庶見也

家致翁武王訪帝
王聖賢之後紹其
其盛德事也周綱

陵遲先代之後蠶
食無餘若滅夔滅
六滅蓼之類是也
傳五年

劉敞左氏曰禮也
非也禮庶子為君
為其母無服不敢
貳尊者也妾母稱
夫人王不能正而
又使公卿會葬何
禮之有

湯驅奄連書秦入
都楚滅之公又滅蓼
西秦南楚馮陵中
夏吞噬弱小而無
忘也晉襄之伯業
衰矣
補注哀哉傳於文

實車馬曰賙
○舍去聲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無傳及哭成喪故曰

葬我小君王使召伯來會葬
王不稱天於追錫桓公見之至是再見貶也且文武之敘

著於南雅莫急於君夫人也桓以少寡長成風以庶
亂嫡王道熄矣而莊襄不能正又從而褒賞之是以
天命施之天討也是
故皆不稱天○召邵○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

卒無傳倍公卒
昭公錫我立

傳五年春王使榮叔來舍且賙召昭公來會葬

禮也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命○初郡叛楚

即秦郡楚屬國故又貳於楚既即秦又有夏秦人入

郡討其貳○六人叛楚即東夷六楚屬國叛楚秋楚

成犬心仲歸帥師滅六成犬心子王子○冬楚公子

燮滅蓼六蓼皆小國滅文仲聞六與蓼滅六與蓼皆

曰皋陶庭堅不祀庭堅皋陶字言滅二國忽諸忽然

德之不建傷二國之君不民之無援又不能交結哀

哉深傷○錄晉陽處父聘于衛四年衛朝于晉及温

而過甯道過晉甯羸從之甯羸逆旅大夫也及温

而還及晉之温邑其妻問之甯羸之妻怪其羸曰以

剛言處父為人商書曰舉商書沈漸剛克沈漸猶滯

弱之人當以剛勝本性乃高明柔克高明猶亢爽也

得純全沈漸尚書作沈潛高明柔克言亢爽之人當

性乃得純全夫子壹之處父純壹其不沒乎其不得

五年錄臧文仲語
成七年錄季文子
語昭十六年錄叔
孫昭子語皆見中
國無伯而諸者憂
之
俞寧世剛則待人
迫萃則自治疎而
揭禍原道德經不
過也
按尚書曰剛克柔
克注曰勝本性節
是氣質變化宋儒
以前既有此說
滙參且華云云此
句尤是病根所謂
振也然焉得剛

天為剛德天秉純陽猶不于時猶不干犯四時之况
在人乎况在人而可且華而不實且處父為人言過
怨之所聚也言過其行則仇怨犯而聚怨剛則
不實則不可以定身不能以先定其余懼不獲其利
我懼從處父不獲其成身之利而離其難離麗也言處父過禍則我
是以去之是以去處父恐為所累晉趙成子趙衰
霍伯先且居中白季晉臣下
皆卒四子皆死為六年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十七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十八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文公二

文經六年

經六年庚子春葬許僖公無○夏季孫行父如陳行

迎婦於陳而請於
君借聘禮以行前
此魯陳未嘗有邦
交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驪卒襄

季本晉自襄以後
書葬者悼平昭頃
皆甫三月不知其
故豈其意在速定
嗣君而遂以為常
制歟

卒明年子靈公夷○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三

季本晉自襄以後
書葬者悼平昭頃
皆甫三月不知其
故豈其意在速定
嗣君而遂以為常
制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處父侵官宜為國○晉

高閔先書晉殺處
父繼書射姑出奔

狐射姑出奔狄射姑狐偃子賈季也○閏月不告月

高閔先書晉殺處
父繼書射姑出奔

猶朝于廟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

猶則如勿朝故曰
猶猶者可止之辭

閏月不告月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于

則實殺處父之罪自著矣

杜謬春秋志文公廢告朔而猶朝廟是幸其禮不盡廢聖人愛禮之深意也

傳六年

張天如宣子之賢本非射姑所及但處父奪其中軍以與之故人有黨於趙氏之議宣子其不幸而為處父之知哉
凌稚隆公羊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欲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

傳六年○錄春晉蒐于夷夷晉地前年四卿皆卒故治兵于夷以謀軍帥舍

二軍傳三十一一年晉蒐清原作五使狐射姑將中軍

射姑狐偃子代先且趙盾佐之盾趙衰子陽處父至

自溫往年聘衛過改蒐于董董晉地處父欲易中易

中軍易以趙盾為中陽子即處父成季之屬也成季即趙衰處

父嘗為趙衰屬大夫故黨於趙氏故黨附於趙盾之父且謂趙盾能且

盾有曰使能言任使才能國之利也此國家之利也是以上

之是以自中軍佐推宣子於是始為國政宣子趙盾

乃晉制事典制國事之典常正法罪正法罪之輕重辟獄刑理獄刑

○辟音關後董逋逃督竄逃有罪之人由質要用質要契治

姑民眾不悅不可使將處父出射姑

舊淹治舊日淹穢不理本秩禮貴賤上下續常職廢

入君以此語之射姑怒出刺處父於朝而走

出滯淹拔賢能也既成宣子既有成法以授大傅陽子授之處

按獄刑坊本誤作刑獄

父時為大傅與大師賈佗五人賈佗以公族從文公而不在

使行諸晉國使一子以其法行於晉國以為常法以為經常不易之法臧

文仲以陳衛之睦也臧文仲魯賢臣以陳衛二國相親相好欲求好於

陳欲求好於陳共夏季文子聘于陳季文子即行父聘陳求好

也且娶焉臣非君命不越竟秦伯任好卒任好穆公

名也卒子康公營立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

為殉殉從葬也秦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

皆秦之良也皆秦國善良之人也國人哀之秦國之人哀而惜之

補注傳見秦卒葬猶未見於經呂東萊霸以用夏變夷為良秦穆宋襄志於霸而以夷道行之宜其不終也穆也殉人襄也

用人

為之賦黃鳥黃鳥秦國風義取黃鳥止于棘桑往來得其所傷良不然君子曰

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此言秦穆僅霸西戎而不能為中國之盟主者宜也

死而棄民善人者民之望也今殺之先王違世古之先王違棄

猶詒之法猶作法以遺子孫而況奪之善人乎而況奪其善人以殉

而況奪之善人乎善人謂善人云亡死也邦國殄

瘁此邦國殄絕瘁病之兆也○瘁音萃無善人之謂國無善人所以致殄絕瘁病之禍

若之何奪之若之何有善人而奪之以為殉古之王者古之聖王知命之

不長知有生必有死壽命之不可永長是以並建聖哲建立聖哲以司牧民

樹之風聲因土地風俗為立聲教之法分之采物以旌旗衣服分別其采章

著之話言善言遺戒為之律度鐘律度量所以治曆

第猶有佳字然在今則為常談

明陳之藝極藝準也極中也開陳貢獻多少準則中時

引之表儀道引天下以威儀也予之法制與天下以

告之訓典告天下以先王教之防利教天下

委之常秩委在天下以常職道之以禮則開道天下

使毋失其土宜使民由之無失其土地之所宜眾隸賴之眾隸眾

而後即命而後就聖王同之古先

今縱無法今縱穆公不能立法以遺後嗣以遺後嗣之子

而又收其良以死而又收奪其善良之臣以從死難以在上矣難以

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不能復征討東方諸侯為霸主

○秋季文子將聘于晉行父已受命聘晉而未行故曰將聘使求

左傳平林卷之八

三

按予校數本禮則間絕句唯林注否增補合注云常秩官司之常職禮則禮節法制也言使因地之利毋失其宜眾民有所倚賴然後順天命就死蓋自古聖王無不如此難以在上即邦國殄瘁之意

朱子論語注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如

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

黃正憲季文子專

執國政不能以禮

佐其君乃與叔相

繼出聘阿結疆授

故既書如陳又書

如晉所以著其私

交樹黨為三家儲

竊之漸也

郭登桓文既沒齊

孝不能纂桓公之

烈致宋楚交爭而

晉襄能繼文公之

業戰殺以却秦敗

箕以剪狄伐許以

離楚一年之內三

強悉退亦可謂有

霸者之畧焉

穆文熙襄公已立

靈公為太子何得

更迎公子雍為謀

已姓所以不行至

於立靈公而敗秦

師尤宜子之大姓

也

補注服虔作紆紆

緩也

李笠翁晉文公始

霸後世賴之公子

雍親文公子年長

而辟趙孟立之是

矣而偏於穆嬴卒

詐敗秦師而立靈

公晉遂失霸其後

靈公不君率以欲

殺盾見弑而盾亦

率被弑君之名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遭喪之禮以行聞晉侯疾故求聘其人曰其從者將

焉用之言聘將安用遭喪之禮焉音煙文子曰備豫不虞先備不

古之善教也此乃古先之善教求而無之求用而無其禮實難實難

過求何害謂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也八月乙亥

晉襄公卒靈公少襄公之子靈公尚幼少晉人以難故晉人

欲立長君立少君恐有難故欲立長君趙

孟曰即趙盾時為政卿立公子雍雍文公子襄公庶弟杜祁之子好善而長

先君愛之先君文公愛惜子雍且近

於秦時子雍仕於秦且晉去秦為近秦舊好也秦與晉有舅甥之舊好置善則

固子雍好善而置事長則順事之則其理順立愛則

孝子雍為先君所愛而立之則能盡孝結舊則安秦晉有舅甥舊好而結之則可久安為

難故為國家禍難之故故欲立長君所以欲立長君有此四

德者兼有此四德難必抒矣必可以除晉國之難矣抒舒上又除上賈

季曰即狐射姑不如立公子樂樂亦文公子懷嬴所生辰嬴嬖於二

君辰嬴即懷嬴秦伯所妻文公也立其子謂公子樂

民必安之必與相安趙孟曰辰嬴賤言其卑賤班在九人

班位在九人之下其子公子樂且為二嬖為

君所君所溺也是溺邪也為先君子為文公之子不能求大不能求大

而出在小國而仕於陳辟也是僻陋也毋淫辰

子辟子樂無威無威望可服人陳小而遠陳國既小無

既既子辟子樂無威無威望可服人陳小而遠陳國既小無

既既子辟子樂無威無威望可服人陳小而遠陳國既小無

既既子辟子樂無威無威望可服人陳小而遠陳國既小無

義而為不終者矣
經世鈔文公諸子
俱適他國不知何
故豈不畜羣公子
之禁猶未除耶
評苑文公正夫人
文嬴也杜祁本班
在二偏姑本班在
三以偏姑生襄公
為世子之故乃遜
偏姑使居第二在
已上也

經世鈔如必立長
則莫過公子雍矣

援無黨援可將何安焉民將何以相安杜祁以君故杜祁

之後祁姓之女以襄讓偏姑而上之偏姑姓之女

祁讓偏姑使在己上以狄故以文公處讓李媿而已

次之以李媿是文公處故班在四杜祁班位

讓偏姑李媿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是以文公而仕諸秦

而使子雍為亞卿為亞卿焉亞卿次卿也言秦大而近秦大

近於足以為援足以為晉母義杜祁能讓偏姑子愛

公是為有愛足以威服足以威民晉國之民立之不亦

可乎言其使先蔑士會如秦先蔑士會也逆公子雍

雍于秦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將立之

趙孟使殺諸郟趙孟使人殺公子樂于○賈季怨陽

子之易其班也狐射姑本中軍帥而知其無援於晉

也而知處父少族多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

鞫居狐氏之族書曰晉殺其大夫經侵官也君已命帥處父

○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卿共葬事文○十一月

丙寅晉殺續簡伯即續鞫居賈季奔狄晉殺續鞫

宣子使史駢送其祭祭妻子也宣子以賈季

夷之蒐在今賈季戮史駢戮誅也非

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

史駢曰不可言不可殺吾

補注晉殺處父昔
殺意恢據傳皆兩
下相殺也左氏不
知有筆削之青義
與事違

魏禧按漢之李陵
以處置過甚成莫
反之勢此論最有
關係經國者不可
不知也

孔尚典賈季奔狄
宣子不送其祭彼
將懷怨而盡狄人
以亂晉故荀林父
於士伯雖曰同寮

之誼亦以本國太夫知本國虛實不市恩以感其心是自樹敵於鄰國也賢君於去國之臣必先於其所往三年而後收甲里此待臣之禮而即安國陸隣之至計也王荆石史駢不報賈氏之怨可謂有君子之風足為褊心者戒邱維屏觀晉奪董之鬼及立君事則卿大夫各分黨矣此即三家分晉之斬也傳於私黨分爭時恰有史駢送賈季帑苟伯送先

聞前志有之吾聞前古之書有之曰敵惠敵怨敵猶對也言有恩惠有怨讎與

我敵不在後嗣若在後嗣子孫則為非對非對是遷怒也忠之道也此忠厚之

也夫子禮於賈季趙盾盡禮於賈季而送其妻子我以其寵報私怨

宜子使我送帑是寵任我也無乃不可乎言其不可也介

人之寵因人之寵以報私怨非勇也勇者不為也損怨益仇殺賈季本

復怨己是益仇非知也知者不為也以私害公以私怨害

公非忠也忠者不為也釋此三者舍此勇知忠三者之道何以事夫

子何以事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史駢盡具賈季之妻子及其家

親帥扞之親帥士卒扞衛送致諸竟送至狄人之境

閏月不告朔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非禮也非敬授人

時之閏以正時四時漸差則時以作事順四時以事

以厚生事不失時則年穀豐而民生厚生民之道凡生民之道於是乎在

矣皆在閏閏言其所闕者重不告閏朔今輕閏月而不告朔棄時政也是棄民之

時與國何以為民為如字治也何以為治民之道

七年辛丑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須句魯

屬國也僖公及其君之後邾遂城郟無傳郟魯邑因伐邾師以城郟

備邾難夏四月宋公王臣卒成公卒昭公將白立宋人

殺其大夫宋人攻昭公并殺二大夫故以非罪書戊子晉人及秦人

戰于令狐令狐秦地晉先蔑奔秦不言出在外奔狄侵

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扈鄭地不序諸

蔑帑一事點綴之殊有生色經世鈔親扞以防史氏之人寇萊公于丁謂過而使家人縱博意同劉敞公羊曰取邑不日此何以口內辭也使若他人然非也僖公時亦嘗伐邾取須句矣何不為內辭哉穀梁曰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非也設不日則聽其取乎諸取邑不日者皆聽之矣

之誼亦以本國太夫知本國虛實不市恩以感其心是自樹敵於鄰國也賢君於去國之臣必先於其所往三年而後收甲里此待臣之禮而即安國陸隣之至計也王荆石史駢不報賈氏之怨可謂有君子之風足為褊心者戒邱維屏觀晉奪董之鬼及立君事則卿大夫各分黨矣此即三家分晉之斬也傳於私黨分爭時恰有史駢送賈季帑苟伯送先

其徵宋人殺其大夫穆襄之族率國人入衆非一人也故稱宋人死者不幸而遭亂兵非有可殺之罪故不書名

陳傳良非禮也傳言所以再書取須句

穆文熙宋人無故欲去羣公子甚為過舉所以致穆襄之族率國人相攻聲

侯敬辭也晉於是始失霸也○扈音戶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泣

傳七年春公伐邾間晉難也

公因霸國有難而侵○問難並去聲

三月甲戌取須句

見經

宣文公子焉

邾文公不叛在魯故公使為守

須句大非禮也

絕大帥之祀以與鄰國叛臣故曰非禮

○夏四月宋成

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

成莊

公孫友爲左師

友目夷子

樂豫爲司馬

豫戴公

鱗矐爲司徒

矐桓公孫

公子蕩

爲司城

蕩桓公不以武公各廢司空爲司城

華御事爲司寇

御事華元父傳言六

昭公將去羣公子

昭公畏羣公子之偪故欲去之

樂豫曰不可

言不可去羣公子

公族

公之宗族

公室之枝

葉也

公室猶木之本根公族其枝葉也

若去之

若去公族猶去其枝葉

則本根

無所庇蔭矣

則公室無所庇蔭亦猶木本根無所庇蔭也

蔭音陰

葛藟猶能

庇其本根

葛之藟蔓繁滋者猶能此其本根

故君子以爲比

詩謂

沉國君乎

沉國君而不親睦公族乎

此諺所謂

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

八尺曰尋所以量木者也引俗諺所謂藉木之庇而縱放

必不可

言公族必不可去

君其圖之

君其改心以圖度之

親之以德

以德而親宗族

皆股肱也

則公族皆吾股肱手足之至親誰敢攜

貳

誰敢攜離而有二心

不聽

昭公不從其言穆襄之族子孫昭公所欲

率國人以攻公

先作亂以攻昭公

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

宮

丁子在公宮故爲亂兵所殺

六卿和公室

右師等六卿使穆襄之族與昭公爲和

之族與昭公爲和

之族與昭公爲和

而春秋書以宋人殺其大夫蓋非之矣

補注傳錄此語不言其故且昭公未即位而先欲去羣公子殊不近人情

或是當時交構之言或弑君者誣之以證成其無道耳

史記宋世家成公卒其弟禦殺世子而立其少子杵臼是爲昭公此蓋國亂之由傳偶不能備史亦不復詳也

鍾伯敬昭公欲去羣公子而樂豫以公子爭之得非所

者

稱妬婦之口耶豫之言雖是而昭公

心且見疑矣

王元美樂豫率有

此舍司馬以讓一

著則前日之諫非

固寵

蓋史畧之

陳傅良非其罪也

傳釋大夫恒書名

於是特不書名且

釋不以國討為文

今案不稱名說見

後八年

同上秦康公傳見

秦康公書人

經世鈔穆嬴大有

作畧

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印音捨印昭公即位而葬音昂昭公弟樂豫以己之官遜之此以為和之道○舍

人殺其大夫音昂昭公即位而葬然後宋國復安昭公即位而葬成公書曰宋

言非其罪也死者無罪則例不稱名○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

晉迎子雍故曰送曰文公之入也在僖二十四年無衛無兵衛送之故有

呂卻之難亦在僖二十四年乃多與之徒衛乃多與于

之穆嬴曰抱太子以啼于朝穆嬴晉襄公夫人即太子夷臯之母晉人逆公

太子以啼于朝子雍故夫人曰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言先君襄公有何罪其嗣亦何

罪襄公之太子亦何罪舍適嗣不立不立○舍捨適嫡而外求

君於秦而立之將焉寘此將寘此太子於何地○焉音煙出朝及出外朝

則抱以適趙氏穆嬴又抱太子頓首於宣子禮以告

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言先君襄公嘗奉太子夷臯而屬諸子而以

託諸宣子託諸宣子曰此曰字述襄公屬託之辭此子也言太子若長吾

受子之賜則我受宣子之賜不成若太子長成而有才能吾

怨則我亦惟怨宣子今君雖終今襄公雖已死言猶在耳屬

與諸大夫皆患穆嬴皆言穆嬴之言有理且畏偏且畏國人

乃背先蔑而立靈公初使先蔑逆子雍故言背先蔑而立靈公即太子夷

以禦秦師時秦以兵送子雍故言禦秦師箕鄭居守箕鄭將

趙盾將中軍為元帥○將先克佐之克先居

左傳詩林卷十八

之七

孫應鰲是舉也夷

臯不當立則不宜

聽穆嬴以長宿如

其當立則不必為

雍子之求所謂大

臣以遇大事而能

斷者也卒之令孤

之役既以背秦又

遠先蔑夷臯竟以

亂國趙盾終被弑

君之名當斷不斷

反受其亂有以也

夫

陳傅良傳見晉趙

盾書人

補注上言先蔑如秦又言皆先蔑以禦秦師則將下軍非先蔑傳誤明矣杜氏先蔑前還亦非既前還皆秦無用奔秦其奔秦以不與立靈公爾楊升菴宣子此舉不義甚矣事已至此但宜委曲致不得已之情則秦人未必戰即戰未必勝何得名其為寇潛師相襲自其悖亂若此乎此盾所以有靈公之禍

子代狐荀林父佐上軍箕鄭居宗先蔑將下軍逆公

射姑荀林父佐上軍故佐獨行先蔑將下軍逆公

子雍前還晉先都佐之佐下步招御戎步招晉大夫御戎車戎

津為右戎津晉大夫為車右晉人始以逆子雍出及

董陰晉師行及晉地之宣子曰我若受秦言秦送子雍若我受

秦則賓也則當以待賓不受若不受秦寇也則當

既不受矣今既不受秦而復緩師復緩於進

秦將生心秦若知晉已立靈公先人有奪

人之心先發制人可以奪敵人之戰軍之善謀也此

逐寇如追逃驅逐寇賊如追逐軍之善政也此

訓卒教訓士卒利兵堅利兵器秣馬秣穀飼馬

蓐食早食於寢蓐潛師夜起潛師銜枚使之無戊子

敗秦師于令狐令狐在晉至于刳首追秦師至于刳

已丑先蔑奔秦先蔑逆公子雍士會從

之士會與先蔑同逆子先蔑之使也先蔑之使秦逆

荀林父止之諫止蔑曰夫人太子猶在言穆嬴與

而外求君而求公子此必不行此事必子以疾辭

若何此可如不然若不行將及禍將及攝卿以

吾嘗同寮傳二十八年林父將中行先蔑敢不

盡心乎敢不盡心弗聽先蔑為賦板之三章大雅板

陳傅良不言敗經變文

穆文熙荀林父先見若此而先蔑弗聽貪慕新君不斷疆諫事敗奔秦所與言經世鈔此識大體知事變之言然林父何以不告於議迎之且且不以告宣子而私告蔑林父為不忠矣林父

與言經世鈔此識大體知事變之言然林父何以不告於議迎之且且不以告宣子而私告蔑林父為不忠矣林父

是有見識無力量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又弗聽從及公奔秦

荀伯盡送其帑荀伯即荀林父送先蔑之妻及其器

用財賄於秦及先蔑之家具器用曰為同寮故也

士會奔秦不見士伯士會奔秦不見士伯

能見於此焉用之安用如此士季曰吾

與之同罪非義之也言同罪故同奔

將何見焉何以見先蔑為此責先蔑為正卿及

歸士會歸晉遂不見遂不與先

告于晉公使使者以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鄆舒

時賈季奔在狄故趙宣子使人因賈季介紹以問勞鄆舒

鄆舒問於賈季鄆舒因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

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冬日之日也

趙衰冬日之日也冬日之日也

晉侯立故也

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後也

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

後至不書其國後至則不書其名辟不敏也

穆伯娶于莒曰戴已戴已卒

其姊聲已生惠叔戴已卒

文伯即穀其姊聲已生惠叔戴已卒

又見十五年十七

忽況同寮卒○為去聲

荀伯即荀林父送先蔑之妻及其器

財物貨賄以歸于秦

士會奔秦不見士伯

士會奔秦不見士伯

安用如此士季曰吾

非義之也言同罪故同奔

何以見先蔑為此責先蔑為正卿及

遂不與先

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鄆舒

且讓之且責讓鄆

趙衰冬日之日也冬日之日也

趙盾夏日之日也

晉侯立故也

故不書所會後也

不書所會後也

辟不敏也

戴已卒

戴已卒

戴已卒

戴已卒

是以見識無力量

荀伯即荀林父

荀伯即荀林父

荀伯即荀林父

荀伯即荀林父

荀伯即荀林父

荀伯即荀林父

荀伯即荀林父

荀伯即荀林父

荀伯即荀林父

荀伯即荀林父

荀伯即荀林父

荀伯即荀林父

荀伯即荀林父

荀伯即荀林父

荀伯即荀林父

荀伯即荀林父

荀伯即荀林父

荀伯即荀林父

荀伯即荀林父

荀伯即荀林父

年
魏禧立君得失此

皆可鑒凡君死主
幼大臣易於爭權

必始於持異議況
廢立未定尤禍本

所伏當國者宜十
分著意

附見避猶言隱諱
也

吳徵魯臣每欲娶
婦必請於君行聘

會之禮假公事以
遂其私君之無政

臣之無禮也泥故
代弟逆名尤不正

卒以淫奔禽獸之
行也

湛若水昔以弱小
之國見伐於徐公

孫敖如盟以救之
似禮矣而救之意

不在於救莒因盟
首以為迎娶之地

假公以圖私濟邪
以害正故春秋書

之使人考其跡知
其心而非禮自見

矣
穆文熙此論深得

懷遠之譽宣子悅
之他日遂歸衛田

宜其能主盟於諸
侯也

又聘于莒

又欲聘莒女為妻

莒人以聲已辭

莒人辭以戴已雖死其姊聲已

尚在當

則為襄仲聘焉

襄仲即公子遂公孫敖從父昆弟也為襄仲聘莒女為妻

○為去

冬徐伐莒

有鐘鼓

莒人來請盟

莒見伐於徐故欲求

援於

穆伯如莒泣盟

公孫敖臨盟於莒

且為仲逆

因臨盟為襄仲逆女

及鄆陵

逆女歸及莒邑鄆陵

登城見之

穆伯因登鄆城而見莒女美

悅莒女有美色

自為娶之

自娶莒女不以歸仲

仲請攻之

襄仲請以兵攻公孫敖

公將許

之許襄仲

叔仲惠伯諫

惠伯叔牙孫諫文公

曰臣聞之

以臣兵

作亂

今襄仲作亂請攻穆伯

而君不禁

而文公不之禁且將許之

以啓寇

鄙之外則

寇猶及人

亂自及也

亂則自今臣

及其身

若之何

君將如

公止之

文公從惠伯之諫而

止惠伯成之

惠伯為襄仲穆伯二子結平

使仲舍之

使襄仲舍莒女不娶○舍

捨公孫敖反之

公孫敖還其女於莒

復為兄弟如初

襄仲穆伯復為兄弟

去聲又音服

從之

襄仲穆伯皆從其請

晉卻缺言於趙宣

子趙盾為政故卻缺言於趙宣

取其地

元年疆戚田

今已睦矣

今已親睦于晉矣

可以歸之

之地

叛而不討

何以示威

何以示威於諸侯

桑

何以示懷

非威非懷

非討叛之威非柔服

何以示德

無德

何以主盟

何以主盟主諸

子為正卿

宣子為中軍帥故曰正卿

以主諸侯

以主諸侯之盟而不

王元美睦是一篇
大音而歌則從睦
生也

務德而不以威懷諸將若之何將如諸夏書曰舉書

戒之用休休美也人有美德則以休美董督之用威董督也人有罪過則以威刑

勸之以九歌復以九叙九功之德凡九功之德

皆之歌也皆可使人歌詠謂之九歌故謂之六府三事謂之

九功此釋九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水火金木土

謂之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三者國之政事也正民之

德禮德正德也禮以制財用之節義無禮不樂禮以

制財用厚生民則所由叛也此民所由若吾子之德

睦者歌吾子乎何不歸衛但田使諸侯之睦宣子說

之為明年晉歸衛田傳說音悅

八年壬寅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

王崩襄王崩子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

于衡雍衡雍鄭地乙酉公子遂會維戎盟于暴鄭

命而外行蠡無傳為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公子

宋司城來奔蕩意諸也印意

音洛

地維

會諸侯朝王之處

也夫天王崩諸侯

不奔喪而盾遂皆

國之正卿乃自相

會盟於王畿之內

惡莫大焉

徐文長此章收功
全在睦者歌吾子
一語蓋人常情強
亂之未必從而順
導者常見聽此宣
子之所以說也

任公輔晉魯之用
事者會盟政在大
夫矣
高閔衡雍晉文公
會諸侯朝王之處
也夫天王崩諸侯
不奔喪而盾遂皆
國之正卿乃自相
會盟於王畿之內
惡莫大焉

傳說彙纂不至而復經文甚明孫氏以為中道而返者得之諸家謂受命不行者非也若果不行聖人何難據實以書之乎

陳傅良虎牢之竟終元年疆戚田傳且言晉利諸侯之地

同上報令狐自是秦晉再交兵不書故十年書秦伐晉葉清臣珍之也遂本以一事出故以壬午照趙盾之酉盟雜戎相去四日非一事再見自應

八年○錄附春晉侯使解楊歸匡戚之田于衛解楊匡本衛邑中屬鄭孔達伐不能克今晉令鄭還衛及取戚田皆見元年○解音蟹且復致公

壻池之封公壻池晉君女婿又取衛地以封之今俗致之以還衛也○復去聲壻音細俗作婿

自申至于虎牢之竟申虎牢皆鄭邑蓋此地皆公壻池之封也○錄夏秦

人伐晉有鐘鼓取武城晉邑以報令狐之後令狐後在七年○

秋襄王崩為公孫敖○晉人以扈之盟來討扈魯後

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襄仲即公子遂趙孟即趙盾

報扈之盟也以扈盟後至故遂會伊維之戎伊維

將伐魯公子遂不及復君故專命與之盟書曰公子遂珍貴也大夫出

○穆伯如周弔喪弔襄王之喪不至

去疾何珍之云使不至以幣奔莒幣奔莒周之幣奔莒從已氏焉從前年還莒之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宋襄公夫人周襄王之女

昭公不禮焉不禮事其祖母夫人因戴氏之族夫人即宋襄

皆戴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

印皆昭公之黨也三子皆昭公黨司馬握節以死司馬即公

之符信也握節昭公黨故書以官釋經書司城蕩意諸來奔

意諸公子蕩之孫皆昭公黨詳見十六年效節於府人而出致司城之節於府人而出

亦示不敬公以其官逆之卿違從大夫之位公賢皆

復之請宋而復之司城官屬亦書以官經書皆貴之

也皆以司馬司城為可貴也○錄夷之蒐在六年晉侯將登箕鄭父

案襄仲是行一盟中國一盟夷狄既不得用一事再見之例亦不當言遂杜云遂不受命而盟雜戎非事實也王元美公子印之司馬乃樂豫所讓福兮禍兮所伏豫固見之蚤矣陳傅良書以官傳見印不書名氏且言襄夫人因戴族以殺印故亦書入

張滄司城司空也
宋以武公名司空

諱之曰司城
陳傅良傳釋凡奔

皆譏也於是特書
官劉氏曰握節而

死亦大危常事效
節而出自求免罪

而已未見可貴之
實察周官唯守邦

國都鄙及出使有
節六卿居官者未

聞其有節也啖氏
曰傳言此二人不

失節致誤節義為
符節如孔父義形

於色而誤為女色
也今案左氏不知

宋大夫不名而書
官乃夫子特筆見

書司城則曰以其
官逆之見書司馬

則曰其官皆從不
能皆從不能闕疑

而妄釋書法故其
陋至此

楊升菴先克議勳
當矣卒以奪田見

殺衆怒固難犯哉
高閔公孫敖既不

至京師魯遂不共
天子之喪故毛伯

於是求求金也家
宰秉國之均豈可

以用度之闕而下
求於諸侯乎

汪克寬文姜享齊
侯者一會者五如

齊者三如齊師者

先都晉襄公將升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而使

為中軍將佐先克曰先克諫狐趙之勳狐偃趙衰有

不可廢也言其子孫從之六年以狐射姑趙先克奪

蒯得田于董陰先克中軍佐七年禦秦師于董陰以

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傳著五人作

經九年癸卯春毛伯來求金來求止此自是魯雖

夫人姜氏如齊無傳歸○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辛丑葬襄王六年公子遂葬襄王公今年得○晉人殺

其大夫先都下軍佐也以作○三月夫人姜氏至自

齊無傳告○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與先都

楚人伐鄭楚子師於狼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

許人救鄭淵不親伐○九月癸酉地震無傳地

以動為○冬楚子使椒來聘楚君臣始○秦人來歸

僖公成風之襚衣服曰襚○葬曹共公無

傳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箕鄭等作乙丑

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作亂故也梁益○毛伯衛來求

金非禮也天子不私求不書王命不書王未葬也襄

未葬故也○二月莊叔如周莊叔即葬襄王見經○三月

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蒯得不○范山言於

正傳平水卷十八

八十四

一如莒者二皆淫
姣之行不書至者
天倫泯滅不欲肆
行不可以言至也
任公輔前此百餘
年未有書地震者
而自此至哀公書
地震者五地道以
靜為體安以承天
者也逆其常理而
不得節焉則震而
不安其所承矣於
此見諸侯變而不
承諸侯之象也
李卓吾晉遂不競
而楚莊霸也此春
秋志楚莊霸事之
始
孫復楚復疆也楚

楚子范山楚大夫進時晉靈公幼曰晉君少少去聲不在諸

侯志不在於諸侯北方楚居南方故言北可圖也楚居南方故言北楚子師于

狼淵以伐鄭楚子陳師狼淵以爲伐囚公子堅公子

尤及樂耳三子鄭大夫生獲鄭及楚平鄭以三子被

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釋

不及楚師時楚師已還故卿不書不書諸大夫名緩也以

以懲不恪以懲諸大夫奉命附夏楚侵陳錄

公子朱自東夷伐陳公子朱陳人敗之陳人敗于獲

公子茂獲楚公子茂陳懼以小勝乃及楚平懼楚來

自城濮之役不敢
加兵於鄭今伐鄭
者晉文既死霸國
不振故也
陸淳公羊云椒者
何楚大夫也楚無
大夫此何以書始
有大夫也案例凡
未命之卿來魯皆
書名無他義又曰
穀梁云楚無大夫
其曰椒何也以其
來我襄之也聖人
設教豈以來我則
褒之
李笠翁秦欲伐晉
假歸遜一節以觀
魯之情亦遠交近
攻之意因遜成風
不可無信公婦人

楚平傳言晉君少楚陵中
○冬楚子越椒來聘子越

也尹子文從子執幣傲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惠伯見椒

是必滅若敖氏之宗椒若敖之後故知傲其先君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

禮也秦慕諸夏欲通敬於魯因有翟泉之盟故追

諸侯相弔賀也諸侯之講相雖不

苟有禮焉苟有禮書也書之以無

忘舊好垂示子孫以無忘相

經十年甲辰春王二月辛卯臧孫辰卒無○夏秦伐

夫死從子先禧公而後成風自是史文之體當然

張洽是時秦楚交病列國秦欲伐晉而歸祿於魯猶楚欲圖北方而來聘也

晉狄秦也楚之霸秦之力也於是狄秦夏之變於夷秦為之也又二十年而狄鄭又五十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

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及蘇子盟于女栗女栗地名

蔡侯次于厥貉厥貉地名與魯盟親諸侯也女音汝冬狄侵宋無傳楚子

蔡侯次于厥貉厥貉地名未集也是故書次于郎以見齊霸之

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少梁秦邑夏秦伯伐晉取

北徵北徵晉邑報少梁也初楚范巫范音似曰三君皆

將強死言三君皆將不得壽終城濮之役在僖十八年王思之

成王思范巫故使止子玉故使人曰毋死時子玉新

強死之言故使止子玉時子玉新曰毋死故使毋

音無不及子王止子西時子西以左師子西縊而

縣絕子西亦自經縣繩偶王使適至成王之使者適

遂止之傳言子西所以不死使為商公商楚邑楚僭王其縣尹

泆漢順流泆漢水沂江逆流沂江水將入郢郢都王在

渚宮成王時在渚宮小洲曰渚下見之成王下而懼而辭子西倉

而懼以言臣幸免於曰臣免於死城濮之死又有讒言又有讒

謂臣將逃謂子西將逃奔他國臣歸死於司敗也司敗即楚司

畏讒言不成王念其言使子王使為工尹西為掌百工之官又與子家

謀弒穆王子西作亂穆王聞之其謀穆王聞五月殺闞宜

見戮聖人以其

然其謀不遂而身

鍾伯敬商臣弒君

父天地所不容宜

申越十年而乃謀

弒其義不足稱也

見戮聖人以其

然其謀不遂而身

鍾伯敬商臣弒君

當受今將之謀而
以國殺大夫為文
其意深矣

按水經江水東逕

江陵縣註云春秋

之渚官矣漢景帝

二年改為江陵縣

劉敞稱國以殺大

夫者罪累上也宜

申之罪奈何宜申

之為人臣也出則

亡其衆處則亂其

命足以殺其身而

已矣

王德不書公謹與

王臣盟也襄王喪

葬公未嘗往頃王

既立公又不朝乃

及王臣為不相信

之盟臣子之義安

申及仲歸宜申即子西仲歸即○秋七月及蘇子盟

于女栗傳十年狄滅溫蘇子奔頃王立故也頃王新

盟○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陳共公鄭穆公冬遂及

蔡侯次于厥貉厥貉之會陳侯鄭伯宋公麋子皆與

楚僕任受役於司馬麋子耻之遂逃而歸三君失

位降爵故不列於諸侯宋鄭猶然則陳侯必同也將

以伐宋將以諸宋華御事曰御事華楚欲弱我也言

欲伐宋以先為之弱乎先為之弱何必使誘我時楚

宋為弱也我實不能我實不能民何罪宋國之民

呼宋共戰故言我實不能能敵楚民何罪何罪而死

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能敵楚民何罪何罪而死

於乃逆楚子宋公從其言勞勞師且聽命且聽楚

戰乃逆楚子宋公從其言勞勞師且聽命且聽楚

遂道以田孟諸遂開道楚子以田獵于宋宋公為

命遂道以田孟諸孟諸之大藪○道音導宋公為

左孟田獵陳名宋昭公昭公鄭伯為左孟鄭穆公亦從

右孟孟田獵陳名宋昭公鄭伯為左孟鄭穆公亦從

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復遂楚期思邑公子朱及

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子朱無畏皆楚大夫為左司馬

則右司馬一命夙駕載燧命夙駕載燧命諸侯從田者早駕馬於

人當中央命夙駕載燧命夙駕載燧命諸侯從田者早駕馬於

宋公違命不夙駕無畏扶其僕以徇扶捷也僕御也

宋昭公之御者以徇于諸或謂子舟子舟曰無畏答當官

不可戮也言宋公乃國君之尊子舟曰無畏答當官

而行言當官而何彊之有不當以宋君為詩曰舉大

在哉
杜說序楚子於蔡
侯之上者蔡與楚
比周欲同力伐宋
故序於楚下以疾
其受制於楚所以
示譏也既譏之又
書其爵者斥言蔡
侯以罪其人也既
言蔡侯則不可言
楚人矣
此評此篇以聽命
違命作眼目前兩
弱字後兩彊字作
昭應若宋公者所
謂既不能強入又
不能弱也其見圍
宜哉
附見兩甄猶兩翼
陣名也

剛亦不吐剛謂強禦也言雖遇柔亦不茹柔謂鰥

雖遇鰥寡亦毋縱詭隨又舉大雅民勞詩言詭人隨

不茹而食之人無正心者當禁戢之毋使

三傳本林卷八

縱以謹罔極謹斂束之象則可是亦非辟疆也此兩詩之意皆非見強禦而避之也○辟音避

敢愛死以亂官乎言我豈敢愛惜一身之死以亂

厥貉之會麋子逃歸麋子楚之官事乎為宣十四年宋人殺子舟張本

○厥貉傳註為明年楚子伐麋傳○麋音君

補注陳氏曰凡逃夷狄不書今案麋屬楚小國雖逃史不書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十八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日本播州奧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魯文公三

梅谿 林堯叟唐翁

經十有一年乙巳春楚子伐麋楚書君將於是始自是楚師必圍滅而後

○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

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鹹魯地○鹹音咸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麋前年逃麋貉之會成大心敗麋師于

防渚成大心即大孫伯子防渚麋地潘崇復伐麋潘崇楚大師復以楚師伐

至于錫穴錫穴麋地麋未服故○夏叔仲惠

去聲

左傳評林卷之十八

李廉魯興宋者八始於此年趙匡穀梁云以衆焉言之也若如所說當云敗長狄于鹹今直云狄則舉

增補合注楚侵伐書爵始此蓋聖人悼中國無盟主故不以夷狄待之杜謬自文公之後大夫擅相為會者多矣春秋詳而志之

狄軍總敗耳

傳十年

補注不書敗說在

隱四年

汪克寬晉欲謀貳

國而使次卿為會

魯亦不遣執政而

使惠伯往其謀之

不遠而不足以卻

楚方張之勢審矣

補注即位而來見

傳見諸侯喪畢不

朝京師而朝大國

陳傅良凡大夫奔

復之皆不書杜說

非是

補注伐我不書以

敗之為義也

伯會晉卻缺于承筐

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

聽楚命故會以謀其故

即位而來見也

曹文公九年即位故

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

八年意諸來奔故

賀楚師之不害也

往年楚次厥貉將以伐宋

侵齊

鄭驩北方長狄國各漆姓防風之後在夏為防

遂伐我

自齊來

公上使叔孫得臣追之

時狄師已退

得臣追而殺之

吉

侯叔夏御莊叔

御戎車莊叔

甥為右

富

狄于鹹

獲長狄僑如

大獲僑如不書賤夷狄也

父終甥擗其喉以戈

擗猶衝也蓋終甥以戈

埋其首於子駒之門

子駒魯郭門僑如骨節殊

以命宣伯

得臣待事而名其三子因

之世

春秋前

鄭驩伐宋

亦在春秋前

司徒皇父帥師禦之

皇

為右

司寇牛父駟乘

長丘

獲長狄緣斯

皇父之二子死焉

使食其征

晉之滅潞也

在宣十五年

獲僑如之弟焚如

因滅潞而

謂之彤門

以班之姓

其

傳說彙纂左傳先

言敗狄于鹹後言

獲長狄僑如蓋以

長狄為狄中一人

非以長狄為國號

也胡傳用劉敞正

名之說駁之似未

得傳意公穀亦因

左氏之意而推行

之耳其言雖怪必

有所受

補注言擗其喉以

戈殺之則其人之

長六尺之戈所可

及也注長三丈乃

據魯語與穀梁傳

而意之不能闕所

不知若何休以為

蓋長百尺則怪誕

矣名其三子事見

門

魯東萊按太子嗣位未逾年尚稱子寧有身未嗣位以邑出奔及子之以君之尊稱者哉左氏云太子者以其嗣位日淺或稱爲太子而左氏遂誤以爲出奔也至謂以諸侯禮逆之而謂之郕伯鑿矣陳良尊諸侯也傳書法與郕庶其三叛臣異今案此史文也左氏既不能別自學者又不知有辭從主人之義遂詆傳爲妄過矣

左傳評林卷十九

昏不絕昏立其媵以爲夫公許之魯公從二月叔姬

卒不言杞不書杞絕也既許其絕故不言杞書叔姬書子叔姬卒

非女也女未嫁而卒不書楚令尹大孫伯卒大孫伯即成

成嘉爲令尹若敖曾孫子孔代爲令尹羣舒叛楚羣舒舒庸舒鳩之屬

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舒君名宗巢二國羣舒之屬

秋滕昭公來朝經書滕子亦始朝公也公即位亦始來朝秦伯

使西乞術來聘經書術且言將伐晉且告將用襄仲辭師于晉襄仲辭

王魯以秦將伐晉故辭王曰君不忘先君之好言秦君不忘魯國先君之好

照臨魯國言其光寵魯國如日月之臨照鎮撫其社稷鎮安撫

重之以大器大器圭璋也重之以圭璋大器寡君敢辭王重去聲

對曰西乞術答不腆敝器言敝器不厚不足爲禮田上聲

不足辭也不足勞主人之辭主人三辭主人即襄仲再三辭之賓答賓即

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徼要也魯公伯禽也

不腆先君之敝器出聘必告廟故稱先

使下臣致諸執事下臣西乞術自稱不敢以爲

瑞節節信也以爲圭璋質要結好命要約交結二國交

所以藉寡君之命所以藉薦秦君之命結二國之好結

是以敢致之是以敢襄仲曰不有君子言秦

其能國乎其能以具其國家乎國無陋矣秦國無陋之謂矣厚

賄之賄贈送也厚西乞術贈送之禮秦爲令狐之役故令狐役在

補注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然則聘禮終必還玉非不欲與秦爲好

左傳評林卷十九

王傳平林卷十九

傳錄賓主辭令以見秦人之進於禮

下云國無陋矣是也杜說非

經世鈔令狐之役晉最無人理故

年秦伐晉取武城晉猶不自省取少

梁以報之秦復伐晉取北徵晉不敢

報而今又伐晉取羈馬蓋秦之憤恨

獨深也陳傅良傳言秦伯

晉趙盾見書人王元美傳稱隨武

子之德甚盛然其奔秦也避罪而已

冬秦伯伐晉秦康公伐晉以報令狐之役

趙盾將中軍為元帥○將

荀林父佐之代先

卻缺將上軍即冀缺

史駢佐之代林父

下軍代先蔑

昏甲佐之代先都

范無恤御戎代

取羈馬羈馬晉邑

晉人禦

師秦

招御以從秦師于河曲黃河千里而一曲

能久言秦兵不請深壘固軍以待之

從之晉人從史駢之計

秦人欲戰秦人坐困故

伯謂士會晉士會七

曰若何而戰得與晉戰

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史駢乃趙盾之屬大夫新出而佐上軍

必實

為此謀必史駢實為此

將以老我師也將使秦師疲困而老

壻也穿娶晉君之女

有寵而弱君壻故有寵

不在軍

事未嘗涉

好勇而狂性好勇

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

若使輕者肆焉肆暫往而退也

秦伯以璧祈戰于河

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秦從土

趙穿追之土軍不動趙穿

不及秦兵速

反趙穿

怒曰怒而言曰

裹糧坐甲裹糧包裹糧食也

固敵是求將以求敵

敵至不擊今秦掩

將何俟焉將復何

軍吏曰軍吏告

將有待也言

輸之為善畫焉此

其觀公山不狃尚

遠不逮何德之有

經世鈔凡軍內有

勳戚懿親寵臣最

是敗事

按詩大雅是伐是

津鄭箋肆犯突也

疏為犯突言犯師

而衝突之

精華錄訓纂兵法

有立陳有坐陳見

尉繚子立陳所以

行也坐陳所以止

也是被甲坐陳也

杜預于桓十年訓

坐為守不通於古

義也

張大如晉王夏盟

而君幼國偷軍謀

出擊

將何俟焉將復何

軍吏曰軍吏告

將有待也言

將有待也言

將有待也言

將有待也言

將有待也言

將有待也言

將有待也言

將有待也言

將有待也言

將有待也言

將有待也言

將有待也言

將有待也言

不一其始見於河軍不動者將待秦可擊而擊之

獨出乃以其屬出趙穿乃自以宣子曰即趙秦獲穿

經世鈔戰謀未定以穿而皆出不

何以報我何以報秦乃皆出戰於是二軍皆交綏馬

譚友夏士會史駢其智相當胥甲趙

恐懼我也將遁矣秦兵將遁薄諸河時秦兵已在河東故

文經十三年陳岳凡旱為災多

經十有三年丁未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

左傳平林卷十九

卷十九

擊於夏竟夏不雨則為災如僖三年

卒共公卒子靈邾子蘧蔭卒文公卒子定公纘且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大廟之

正月不雨至秋七月夏在中為災可傳同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谷音太○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
會公于棗音太○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谷音太○狄侵衛

知荀亦曰夏大旱則嫌連春秋不雨苟備書二時不雨更曰大旱則文繁矣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音太○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谷音太○狄侵衛

按天室公羊傳說彙纂等作世室程子云觀春秋中文公事宗廟最為不謹遂有世室屋壞之變天人之際可不畏哉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詹嘉晉大夫晉侯賜以瑕邑使處其邑以守桃林之塞秦也桃林即童關○塞去聲○錄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晉以前年士會為秦畫計故患秦用之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諸浮晉地晉之六卿相見於此以謀晉故趙宣子曰趙宣子謂六卿曰隨會在秦隨會即士會七年奔秦賈季在狄賈季即狐射姑六年奔狄難日至矣言二人謀害晉國今秦狄之患難且至矣○難去聲若之何問今當何策以待之中

鍾伯敬晉得復還士會一著以是稍免秦患

同季斯諫逐客即此意

用如此當與復椒舉同看

行桓子曰即荀林父傳二十八年始行抗請復賈季言賈季能任且由舊勳且用勳舊之其位能外事言賈季能任且由舊勳且用勳舊之且由舊勳且用勳舊之子孫射姑狐且罪大六年

殺陽處父不如隨會不如召士會而復之能賤而有恥能處卑賤而有廉恥之心

柔而不犯雖若柔順而不其知足使也其智謀足以備國家之任

使智且無罪且其奔秦以迎子魏之故非其罪也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魏壽餘畢萬之後守魏以誘士會實欲以計誘士會使來取

魏而執其帑於晉執壽餘之妻子使夜逸逸奔也使請自歸於秦壽餘請以私邑秦伯許之秦康公許履履士會之足於朝履躡也躡士會之足於秦秦伯師于河

魏禮當是先已通謀臨事更履足耳

謝文淳士會前以壽餘謂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請舊是東

激穿入瑕要管此才能力可與魏之二三吾與之先我與此人先往魏共

又以前要秦此一有司言降秦之事者若背其言不以魏臣死

不懼秦伯見疑只是祭得秦伯真言晉人虎狼之性暴不可測若背其言

毛晉平自譎秦自正觀秦移心事器量出桓文之上恐北穆公時

穆文熙晉招士會不計其為秦畫策秦返會祭不罪其詐謀還晉均為善

事統制贈鞭想見其奇魏人鼓譟又何踴躍也

經世鈔言晉人無授士會馬櫪並示已所策以展情也

繞音遶又遙曰子無謂秦無人既歸無

河與士乃行士會乃行繞朝贈之以策繞朝秦大夫

會為誓乃行士會乃行繞朝贈之以策繞朝秦大夫

既濟士會既魏人譟而還魏人喜得士會鼓秦人歸

其祭誓歸士會妻子于晉其處者為劉氏歸者別為

劉氏蓋士會堯後劉累之姓邾文公上遷于緹邾

文公以龜上遷都史曰邾大史掌利於民而不利於

君言此都利於萬民邾子曰苟利於民言遷都苟孤

之利也是乃君天生民而樹之君天生萬民而樹立

以利之也蓋欲使之民既利矣命可長也孤必與焉

言我必與受左右曰文公左右之命可長也邾則若

其利也與預君何弗為君何不為邾子曰命在養民

而巳謀適不用是助談之詞觀贈策

信

信恐不降而挾我謂秦國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我之謀秦君適然不信

以去若不從晉人知壽餘之謀而後我之用也示已覺其情

之言則必為所殺而魏不降則秦又將誅吾妻子此無

補益於秦之事舊注未妥

湯睡菴士會已知壽餘之計但妻子在秦恐皆約歸晉

秦必殺其妻子故魯辭不行以探秦伯之心而秦伯信

之以為實然故墮其計

孫鑛用修謂策是書札近是

經世鈔示覺其情而已謀適不用是助談之詞觀贈策

而巳謀適不用是助談之詞觀贈策

而巳謀適不用是助談之詞觀贈策

而巳謀適不用是助談之詞觀贈策

而巳謀適不用是助談之詞觀贈策

而巳謀適不用是助談之詞觀贈策

情況可見
補注陶唐氏之後
為劉累累後為晉
范氏士氏見襄二
十四年昭二十九
年傳及晉語
丘維屏傳此語為
范氏無後於晉
按或謂其處者一
句後人補之亦似
是
顧九疇壽餘士會
之計皆奇然恐出
自六卿也史稱三
晉多推變之士信
矣
陳傅良凡自遷其
國都不書
經世鈔文公之卒

家之命在於養育民人
民死之短長
時也
各有

生厚用利則天命不窮
其民苟利矣
今既可以
遷也
吉莫如之
左右以

命為言
文公以萬民之命為主
一人之命各有短
長不可如何
萬民之命
傳世無窮
故曰吉莫如之
遂

遷于繹
遂遷都
五月邾文公卒
既遷
君子曰知命
子君

謂邾文公知天命之在民
不
○秋七月大室之屋壞
見經
書不共也
簡慢宗廟使至傾頽
○冬公如晉朝

文公如晉
且尋盟
衛侯會公于沓
衛成公
要公去

行朝禮
路為會
請平于晉
衛貳于楚畏晉
公還
鄭伯會

于沓
公于棗
鄭穆公要公歸
亦請平于晉
鄭亦貳于楚畏

公皆成之
文公皆為衛
鄭結成于晉
鄭伯與公宴于棗
鄭穆公為

公皆成之
鄭結成于晉
鄭伯與公宴于棗
鄭穆公為

恰逢此時史言不
利亦是知文公氣
數當盡耳豈不遷
則不死哉然此等
以為知命亦須君
子左識得若庸俗
人則以為不信卜
筮自取死矣
穆文熙邾子死短
長為時利民為吉
議論絕品足破千
古之惑堪與家為
結舌矣
評苑人命長短各
有其時非遷與不
遷所能損益也
魏禧達識明論千
古可師文公即用
鄭子于社者何其
縣絕如兩人也或

子家賦鴻雁
詩義取侯伯哀恤
寡寡有征行之勞

季文子曰
即季孫
寡君未免於此

文子賦四月
小雅四月詩義取
行役踰子

家賦載馳之四章
邠風載馳詩四章
義取小文子賦

采薇之四章
小雅采薇詩取其
豈敢定居鄭伯拜

公答拜
成相拜
禮

十有四年戊申
是年周頃王崩子
匡王立春秋皆不
書崩葬春王正

邾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

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晉趙盾
癸酉同盟于新

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晉趙盾
癸酉同盟于新

謂此等人左氏以知命許之甚誤豈

城新城○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星也既見而移入北斗非常

所存故○公至自會無傳○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商人弒舍自立是為懿公舍未踰年稱君者正商人

○宋子哀來奔大夫奔例書名氏貴之故書字○冬單伯如齊

○齊人執單伯諸侯無執單伯周卿士為魯如齊故

○齊人執子叔姬叔姬魯女齊侯舍之母不稱夫人自魯錄之父母辭

傳十四年附錄春頃王崩周頃王崩頃音傾周公閱與王孫

蘇爭政爭執周室之政故不赴不赴諸侯禍福奔凶禍也歸復福也不告亦不書

不赴則不書不赴諸侯不書于策不書于策不告亦不書不告亦不書

不告諸侯亦懲不敬也欲使怠慢不敬者自知所懲戒邾文公之

卒也在前公使弔焉魯公使人弔不敬魯使者不恭敬邾人來

討邾人來治魯伐我南鄙魯伐邾故惠伯伐邾惠伯即叔彭生報南

鄙之邾之○子叔姬妃齊昭公叔姬嫁昭公也妃稱生舍

舍生舍叔姬無寵叔姬不得昭公之寵愛舍無威母不得寵故舍

公子商人驟施於國商人桓公之子數施恩而多

聚土而多聚集盡其家竭盡其家財貸於公有司以

繼之從公及國之有司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舍即位

附錄邾文公元妃齊姜元妃適長夫生定公齊姜二

妃晉姬二妃次妃也生捷菑晉姬所生文公卒在前邾人

仲遂卒于垂或踰

謂此等人左氏以知命許之甚誤豈

知命許之甚誤豈

不能違抑其後有

悔心而進德又或

將死而言善耶君

子錄其晚蓋可也

陳傅良請平干晉

傳見諸侯猶有尊

晉之志

王元美文公朝晉

而承筐棊沓相繼

為會明年新城之

盟服楚之國皆并

異而即同則輔伯

之功魯亦不為無

補於晉

既盟晉而還則又

因與鄭會久於道

路而不朝正書至

以見之

季全此即叔仲彭

生也脫神字耳

高閔齊孝公各昭

而諡潘曰昭非禮

甚矣

日知錄不言其所

起重在北斗

孫復索琴之屬偏

指曰琴光芒四出

曰字

家鉞翁有星者非

常之星不當有而

有異之大者也

范寤卒在常所則

不地嬰齊卒狸廔

仲遂卒于垂或踰

左傳評林卷十九

竟或未踰竟皆書地

孫復舍未踰年稱君者孔子疾亂臣賊子之甚嫌未踰年與成君異也故誅一公子商人為萬世戒

張洽單伯自莊元年至今已八十餘年未必一人或其子若孫歟

補注項王崩葬不書說見莊十六年傳知史有不赴不書之例遂援王孫爭政事以實之非也

王荆石小國安敢得詳言

立定公元妃所生捷菑奔晉捷菑晉女所生故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晉趙盾合諸侯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從楚者宋陳鄭皆服于晉且

謀邾也謀納捷菑于邾○錄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商人既弒舍而以君位遜其兄公子元元曰元商人兄爾求之久矣言汝求立為君非一日矣我能事爾元自言我能事商人為君爾不可使多蓄憾不可使汝不得為君而多蓄憾恨將免我乎言若我為君將復弒我爾為

之汝自為之○有星孛入于北斗見經周內史叔服曰叔服

周大夫為不出七年自此以往宋齊晉之君言三國內史之官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弒昭公五年齊弒懿公七年晉弒靈公史服但言事徵而不論其義固非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

責禮於大國亦為須句故而脩怨耳

家鉞翁是歲項王弱以不赴而不臨不聘不奔春秋不書者天下諸侯之無王也

揚升菴此與宋鮑之饋詒陳氏之家量貸而公量收意同

程頤六月同盟于新城諸侯始會議合而後盟盟者志同故書同同懼楚也

劉歆斗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剛記故當之也斗七星

納捷菑于邾將納捷菑以爲君邾人辭邾人辭于諸侯之師曰齊

出獲且長獲且即定公齊姜所生居長○宣子曰趙

辭順而弗從立嫡以長故曰辭不祥是不集于休祥也乃還乃歸師傳言宜○錄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曲

王叛王孫蘇王匡王也王不與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

周公于晉尹氏周卿士聃啓周大夫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趙盾乃平王室而復使周公與王孫蘇和親○錄楚莊王立穆王

子孔潘崇將襲群舒令尹子孔與潘崇將掩襲羣舒之不備使公子燮與子儀守使二子守國而伐舒蓼即羣舒○二子作

左傳評林卷十九

二十一

故曰不出七年成不克而還不能殺子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國語曰

按周內史叔服曰嘉幼弱子儀為師公子燮為傅如此將如商密將往楚

則楚師傅作亂而劫楚子以出將如商密將往楚

盧戢黎及叔麋誘之盧楚邑戢黎盧大夫叔麋其

音君遂殺闞克及公子燮闞克即子儀盧戢黎及叔麋殺二子初闞克囚

于秦在傳二秦有敬之敗在傳二而使歸求成秦為

敗故使闞克歸成而不得志秦楚既平公子燮求令

尹而不得公子燮求為楚令故二子作亂傳言二子

○穆伯之從己氏也在八年魯人立文伯穆伯之

穆伯生二子於莒穆伯奔莒而求復魯國文伯以

為請其子穀襄仲使無朝襄仲與穆伯爭妻者使穆

按周內史叔服曰嘉注言但史服能知之錢牧齋宣子置君於邾則明而子雍夷舉之際竟先後異軌何也胡氏稱其等無遺策過矣陳傅良傳於齊糾小白陽生邾捷留莒去疾皆見不書奔譏不在奔故陳岳文六年趙盾將中軍持國政卻克宣十七年方代士會將中軍則納捷留乃宣子明矣按王士禛池北偶談云左傳奇文以

上叛下亦曰叛如王叛王孫繇是也使人告晉以周公之理直補注楚殺大夫或不告與中國異後倣此

毛穉黃以教之行而有孫如農則所云禍淫者殆謂情耶

經世鈔立難也穆伯有此賢子孫陸淳奔大夫不書卒非我臣也故書之且明君臣之義死生一也

附見諸歸莒於魯地非以卿禮葬也

疆之官以為卿遂來奔

奔故曰遂書曰宋子哀來奔見經

葬請以卿弗許公弗宋高哀為蕭封人蕭宋附庸

不義宋公而出公之所為

求復穆伯請納重賂惠叔以為謀穆伯之子難許之

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使來魯請

葬禮葬弗許公弗

宋高哀為蕭封人不義宋公而出

觀後傳文云許之
又云墓視共仲則
歸魯甚明
補注貴之也失與
釋司馬司城書官
同此獨書字則又
誣以不義其君
傳說彙纂左氏以
子哀書字為貴之
諸家皆主其說獨
家鉉翁謂臨難自
免未有可貴其持
議亦正故並存之
日知錄注猶言某
甲假名甲乙史記
萬石君傳長子建
次子甲次子乙次
子慶甲乙非名也
失其名而假以名
魯之也

貴之也貴其一不食汗君○齊人定懿公懿公立齊人不服故二月

而後使來告難之難○難去聲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懿公之兄惡

明經書曰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公子元懿公之兄惡

其篡弒得國故終不曰公終不謂懿公為公曰夫已氏猶言某氏

襄仲使告于王襄仲即公子遂使告于周國王請以王寵求昭

姬于齊請借周之恩寵以歸曰殺其子子舍也今年殺

焉用其母用其母也又安請受而罪之言請受子叔姬歸魯

而加冬單伯如齊周從魯之請請子叔姬叔姬子魯

齊人執之齊恨魯恃王執以又執子叔姬叔姬叔姬子魯

文十五年

經十有五年國酉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

華孫來盟華孫奉使鄰國能臨事制宜至魯而後

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大夫喪還不書善魯感子以赦

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晉卻缺帥師伐蔡蔡

申入蔡入國書大夫於是始是故自伐書陽處父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

諸侯盟于扈將伐齊晉侯受賂而止故十有二月

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人以王故來送子叔

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兵事言遂必天下之大故也

按桓二十五年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

左傳平水卷十九

二十七

張洽魯不能間暇
明政刑以義討齊
而反因晉以求於
齊行父為大夫不
能請討弒君之賊
晉為盟主不能奉
天討於商人皆罪
也
同上華孫之來出
於自請故不稱使
結好合於事宜能
其官也
蘧黻教以罪出魯
人以孟氏故不絕
其親而許其歸禮
也
按桓二十五年傳
云凡天災有幣無
牲

吳徵魯臣自他國晉遂不
至者三此單伯至競也

自齊意如姑至自
晉是也皆為齊晉
所執幸得解脫故
書其至

張洽君弱不可以
怠修德以來蔡上
也缺乃以兵伐而
入其國徒示威武
暴及其都民而蔡
幣賁主以成禮為
敬故傳曰卿行旅
從春秋時率多
終不心服謂之能
佐霸王服諸侯可
乎言伐言入甚之
也

高閔晉合諸侯盟
于扈受齊賂而不
伐齊故齊人自歸
子叔姬以解諸侯
之意

陳得良來盟傳言
華耦不書名
王元美周之禮經
其使介有常數矣
不聞其言皆從以
為禮也以此為貴
登春秋之意哉
劉懷恕魯公之宴
華耦貴其來盟非
實其袒也耦乃以
袒之罪為辭謬矣
故魯人以為敏反
言之也亞旅不必
定指上大夫只謙
言眾有司耳
張天如耦口以承
罪人之祀不敢辱

十五年 是年蔡莊公卒 **春季** 文子如晉 即行為單

伯與子叔姬故也 為齊執單伯與子叔姬故因晉

三月 宋華耦來盟 即經書 其官皆從之 屬皆從之

書曰 宋司馬華孫 經不書 貴之也 古之盟會必

不能備儀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所以敬事而自

辭華耦曰君之先臣督 時華督已死故 得罪於宋殤

公 督 名在諸侯之策 策史策在 桓二年 臣承其祀 稱華督

祭其 其敢辱君 稱自以罪人子孫不敢 請承命於亞

魯人以為為敏 無故揚其先祖 之罪是不敏也

年再相朝 十一年曹伯來朝 雖至此乃來 以脩王命

古之制也 此古先 齊人或為孟氏謀 孟

魯爾親也 言孟氏齊之公族 則魯乃其親也 飾

棺 寘諸堂阜 堂阜齊魯境上地若飾公孫敖 魯必取

從之 孟氏從其計 下人以告 魯必取

立於朝以待命 許之命視哀戚也 許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立 於朝以待命 許之命視哀戚也 許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立 於朝以待命 許之命視哀戚也 許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君則曷不辭於出使之且而及既使之而反也乃無故而揚先人之惡不惟辱親且辱君命魯人猶以為敏者何補注古之制也曹伯文十一年來朝至十五年再來偶合五年之數傳遂以為古制由不見周禮耳魏禧以教奪妻之怨而惠伯猶勸其和可以知兄弟之情以教不悛之惡而魯猶歸其喪可以知父子之道穆文惠公孫為從弟娶於莒見其美

孫教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見經為孟氏毀請

且國故也且國之公族故聽葬視共仲共仲即慶父

制視慶父皆以罪聲已不視聲已惠叔母怨敖從莒

紀惟堂而哭以惟自蔽襄仲欲勿哭襄仲怨敖取其

惠伯曰即叔喪死喪親之終也此親戚終天之別也雖不能始

雖襄仲與教始不相能善終可也善送其史佚有言武王時史官名佚有

善慶賀其弔災弔慰其災患祭敬喪哀死喪盡哀情雖不

同兄弟之情雖有母絕其愛母絕其兄弟天性親之

道也親親之子無失道言襄仲若無失兄弟相親之道何怨於人何

而自娶又如周不至以幣奔莒此其類不論為人然惠伯成而襄仲不取可謂有禮至莒聲已惟堂則婦人常性而一子以一言自殺遽矣

以他人之襄仲說襄仲喜惠伯之帥兄弟以哭之是於

子愛之孟獻子教之子仲聞於國國人皆聞孟獻子

或譖之或譖二子將殺子殺孟獻子獻子以告季

文子獻子信或者譏二子曰二子知之夫子以愛

我聞兄弟聞於國我以將殺子聞我乃以將殺害

不亦遠於禮乎不亦遠於親親之禮遠禮不如死子

言與其生而遠禮一人門于句躄句躄魯邑時有寇

不如其死以明此心一人門于房丘房丘亦魯邑皆死於敵

諸上聲一人門于房丘皆死皆死於敵

以明其無欲殺獻子之心○六月辛丑朔周六月夏四月也日有食之鼓

切莫類

滙參致美此二字
只當作與救之對
說不必另作一頭
李笠翁二子之死
固以明志然獻子
賢者也而又愛之
二子葬獻子必執
焉何迺自輕若是
不亦益遠於禮乎
春秋之士不聞道
而輕死以為名高
者何可數也
孔尚典獻子既不
信讒即當取讒人
誅責之呼二子慰
諭何為告季文子
二子聞言自囚於
獻子之門請罪可
也何為輕生兩失
之矣

用牲于社並同莊公二十五年非禮也得常鼓之月而於日有

食之言日食天子不舉去盛饌伐鼓于社伐猶擊也

諸侯用幣于社社尊於諸侯故請救伐鼓于朝責羣陰故

退而自責天子不舉諸侯用幣以昭事神所以昭明事神之訓民事君

天子伐鼓于社諸侯伐鼓于朝示有等威示有上下

古之道也凡此皆古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齊

伯至自齊單伯為魯拘執既免而不廢書曰單

伯至自齊禮終來致命故貴之而告廟

新城之盟在前蔡人不與不與新城之晉郤缺以上

軍下軍伐蔡郤缺兼帥二軍伐蔡以曰君弱言晉靈

不可以怠不可有懈戊申入蔡入蔡以城下之盟而

還城下之盟諸凡勝國凡勝人之國絕其曰滅之釋

滅獲大城焉得大都曰人之釋書秋齊人侵我西

鄙無鐘鼓故季文子告于晉魯有齊難故使冬十

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

扈經書諸尋新城之盟在前且謀伐齊也齊執王使

於是齊人賂晉侯齊人納賂故不克而還故不能伐

於是有齊難於是魯國方有是以公不會明公不會

書曰諸侯盟于扈經不列無能為故也惡其受賂不

凡諸侯會凡諸侯公不與魯公不與會不書不國

左傳平林

卷之七

張滄若如左氏之
說以單伯為周大
夫則是齊執王使
春秋既不書其自
周來魯又止書其
至魯而不復言其
歸京師是同之於
魯之臣子無復周
魯大夫之別且無
以明齊人之執王
使豈春秋辨上下
尊王室之義哉
陳傅良傳釋外大
夫未有書至者於
是特書至說見後
傳今案此史例也
傳於史文有未詳
輒妄釋之蓋於魯
史舊章亦考之未
備

楊士勛伐入兩舉諸侯者伐而不即入故兩舉之莊二十八

諸侯後也

謂我公後期也

今與諸侯似

○齊人來歸子

叔姬

王故也

單伯雖見執能守節不移

○齊侯

侵我西鄙

謂諸侯不能也

以諸侯討齊也

遂

伐曹入其郭

討其來朝也

季文子曰

齊侯其不免乎

言齊懿公必

已則無禮

無罪是無禮

紀下同

而討於有禮者

諸侯相朝禮也

曰女何

故行禮

貴曹何故來朝

禮以順天

先王制禮本因上

天之道也

然之理也

已則反天 難以免矣 詩曰 兩無正

侯者眾辭見眾國無能為也

胡不相畏

言君臣上下何不相

不畏于天

是不畏

君子之不虐幼賤

言君子之不敢以

畏于天也

長幼

皆順天是

在周頌曰

畏天之威

言人君能以

時保之

其福祿

不畏于天

將何能保

以亂取國 奉禮以守 多行無禮 行無禮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十九

三傳平林卷十九

